



說部叢書

第二十九集
第九十二編

短篇小說
卷上

時諧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時諧目錄

時

一 韓斯僥倖

二 伶部

三 狐

四 漁家夫婦

五 鵲與熊戰

六 十二舞姬

七 玫瑰花萼

八 湯拇

九 感恩之獸

十 趙靈德及趙靈臺

十一 奇伶

十二 三公主

十三 雀復仇

十四 佛雷段律及葛達琳

十五 有福兒郎

十六 醜髯大王

十七 牝牡雞

十八 雪霰

十九 履工

二十 燕菁

二十一 薩潞敦

二十二 獅王

- | | | | |
|-----|----------|-----|-----------|
| 二十三 | 莽中之猶太人 | 二十四 | 金山大王 |
| 二十五 | 金鵝 | 二十六 | 狐夫人 |
| 二十七 | 韓賽露及葛律德露 | 二十八 | 金髮三莖之碩人 |
| 二十九 | 蛙 | 三十 | 狐及馬 |
| 三十一 | 偷員史鐵根 | 三十二 | 鵝女 |
| 三十三 | 忠義約翰 | 三十四 | 青燈 |
| 三十五 | 阿育伯德路 | 三十六 | 少年碩人 |
| 三十七 | 緞工 | 三十八 | 三鴉 |
| 三十九 | 不偉德 | 四十 | 韓斯及其婦葛樂達魯 |
| 四十一 | 櫻桃 | 四十二 | 浩路娘娘 |
| 四十三 | 救生之水 | 四十四 | 彼得牧人 |
| 四十五 | 聰慧之四子 | 四十六 | 高珊莫 |

四十七 菜

四十八 鼻

四十九 五僕

五十 金髮公主

五十一 盜婿

五十二 三懶漢

五十三 七鴉

五十四 羅雷及五月鳥

五十五 鼠鳥臘腸

五十六 杜松樹

時諧卷上

韓斯僥倖

韓斯事其主者七年。一日謂主人曰。予限滿矣。茲欲歸而覲母。請給我傭資。主人曰。子之爲我僕也。忠懇而勤。能享報宜豐。乃餽以銀一錠。大如其首。韓斯取囊帕裹之。負諸肩。蹀躞上道。久之。疲茶甚。望望而見一人。騎駿馬至。態頗豪。韓斯羨而呼曰。美哉騎乎。踞鞍高坐。不催足。不傷屨。人且莫測其所至。騎士聞之曰。韓斯然則子曷爲步歟。且狼狽若是。韓斯曰。嗟乎。余所荷者銀也。頭不能舉。肩大創。重可知矣。騎士曰。曷易之。吾與若馬。若與我銀。何如。韓斯曰。是吾所大願。惟吾不能不告子者。銀大且重。若荷之不虞。慙乎。騎士曰。否。下馬受銀。且扶韓斯登騎。而奉纜於其手。曰。子欲趣行。當鼓脣而呼。曰。叱斯可矣。韓斯上馬。意甚得。揚揚而前。旣而欲少疾。試鼓脣叱之。馬大奔。韓斯倉皇無措。墜馬下。而顛於路次之溝。馬且逸。適有牧童驅牛過者。爲止之。韓斯旣起。懊懣不已。謂牧童曰。有畜如此。不足乘也。彼

躓仆而騰拓。則騎者之頸且斷。吾其不再騎矣。佳哉若牛。苟得之。則可逶遲以躡其後。而又日有湏酪酥餅之可圖。若是牛者。吾甚好之。牧童曰。子謬愛如此。曷請以我牛易若馬。韓斯曰。成矣。牧童乃一躍登騎。攬轡逕行。韓斯亦驅牛而走。雅慶其貿易之幸。曰。吾不難得一方之麩。麩俗云麩包果爾。則必與酪酥共食。吾若渴乎。則將穀我之牛而飲其湏。人生若是。又何求焉。既而至一小逆旅。韓斯憩坐。食其麩。黎都盡。更以餘錢沽啤酒一卮。飲訖。驅牛而如家村。日方停午。炎暑鬱蒸。行既久。韓斯熱極焦燥。口奇渴。舌敷於梁。籌思曰。吾有疾矣。今當穀我之牛。飲湏止渴。遂繫諸樹下。手執革冠以注湏。久之弗得一滴。韓斯固非習爲此者。方憂用事之拙。穀不已。而牛性大咆哮。竟蹴其首。韓斯頓踣臥地。沈遂移時。適有屠伯推車而來。上載一豕。扶之起。且問曰。若胡爲至。是韓斯語之故。屠伯贈以一罇。曰。飲此。以蘇若困。若牛必不生湏。老畜無用。祇可供屠割耳。韓斯曰。吁。嗟。誰慮及此。吾今雖殺之。何益生。平惡牝牛之肉。其味不良。使其爲豕。尙可製臘腸。而今已矣。屠伯曰。吾

願以吾豕易牛。以愜子之懷。何如。韓斯謝曰。天必報爾之惠。遂推牛與屠伯。而解車上之豕。執其束脰之繩。驅之前行。一往平善。韓斯向雖歷刼。今亦中心美滿矣。繼而又遇一村夫。臂上懸縞麗之鵝一。停步與韓斯語。韓斯詡詡鳴其得意。歷誇數番貿易之利。村夫亦指其鵝而誇示曰。子視之。是鵝佳否。更參八星期之久。燔而食之。肉必腴。誠爲不虛養矣。韓斯揣之於手曰。子言良然。然予豕亦非下材。村夫頻頻搖首。正色曰。好友聽之。爾將以豕故而及於難。吾適自村來。村紳家圈中失一豕。吾見爾豕。頗爲爾焦悚。蓋爾豕酷類村紳之豕。彼輩若捉將爾官裏去。奈何。韓斯大駭。呼曰。善人。救我之難。我感甚。請若取我之豕。而以若鵝賜我。可乎。村夫曰。在理。吾弗爾允。今子臨難。吾姑勉從之。於是握繩在手。驅豕從旁徑去。韓斯亦投路而歸。累絕心澄。自思曰。吾終擅貿易之勝。一者烹是鵝。可餉我口腹。二者熬鵝脂。可六月用。三者素羽輝潔。實諸枕中。則吾高臥深深。不虞顛播矣。不知吾母之樂。將如何也。既入村。又見一磨翦之工師。方據石以將事。口吟曰。俯仰山川

內安生樂業人。韓斯聞之。竚顧流連。問曰。磨師。子業殆必獲美利。故樂之不疲。磨者曰。然。吾業黃金之業也。善磨者以手探囊。金未嘗乏。子胡從購此佳鵝。韓斯曰。吾未嘗購。乃易之以豕。焉得豕。曰。易之以牛。焉得牛。曰。以馬。焉得馬。曰。以銀一錠。大如吾首者。焉得銀。曰。吾服勞七載。而後得之。磨者曰。子涉世以來。亦頗通顯。今但能探手於囊。金無罄時。則獲福無量矣。韓斯曰。甚礪。吾今何以圖之。磨者曰。子宜業吾業。惟需一礪。餘皆不戒而集。韓斯曰。吾安所得礪。磨者曰。此一具頗適於用。吾今僅索若鵝之值。售與若。若願沽之否。韓斯曰。子奚必問。苟使我探手於囊而得金。則當爲天下無上之樂。吾何不爲。鵝在斯。子將去可耳。磨者乃取鵝而授以身。昨樸陋之石。曰。此大寶也。宜善用之。可以剗削舊釘。韓斯肩石而行。心殊怡曠。兩眼雄視。光弈弈四射。自語曰。吾生逢其時。有欲必遂。且語且行。久之。漸疲。茶蓋拂曙出門。行一日矣。得牛之時。狂喜。盡揮其金。至此饑腸輓輓。至不能行。而運石又甚艱苦。最後至一塘畔。思就飲水。且少息。乃置石岸旁。身坐其上。俯掬水而

飲之。已而遽忘石在身下。稍一移動。則石墮塘而沒矣。韓斯觀玩良久。石入水深。不復見。於是欣然起立。復屈膝謝上帝之恩。涕泗盈睫。謂重石既去。從此一身無累矣。既又呼曰。吾樂如何。吾樂如何。吾真有天幸焉。非他人之所能及也。遂起行。覺胸中不勝愉快。一無煩惱。百種自由。卒至其家。

伶部

農家畜一驢有年。驢健而勤。主人之義僕也。既而驢齒漸增。日不堪役。主人以其老也。將殺之。驢知有變。私遁上道。赴大城。自籌曰。吾其往彼爲伶耳。行未遠。遇一犬。喘息道旁。狀殊委頓。驢曰。吾友。子胡爲在此。犬曰。吁。主人以余年老頹廢。不能助之。收獵。將捶吾之首。因遁於此。予將何以圖生。驢曰。聽吾一言。吾將投大城爲伶。子盍從我偕往。貢其所長。犬曰。願從。驢與犬遂徐徐而行。未幾。又見一牝貓坐途中。面有憂色。驢曰。好女子。若何爲者。毋亦爲不得志者歟。貓曰。唉。予乎。生命且不保。遑言得志。予垂暮之年。寧倚爐從容而歿。不欲逐鼠四室。旁午而生。願主婦

執我將溺之。吾今不遭其毒手。亦云幸矣。顧不知何以爲生。驢曰。嘻。子唱夜名家。苟一旦爲伶。必可得志。蓋從我往大城一游乎。貓悅其策。亦入隊。旣而道過稼場。見一雄雞棲戶上方。竭力而啼。驢曰。善哉。此誠妙音也。不知其中寓意若何。雞曰。吾特報風日好景。爲浣裳之辰。乃主婦及膳女輩。不特不謝吾之勞。且言明日欲割吾腹以作湯。而餉來復日之賓。驢曰。天必禁之。雞師。子曷若從吾輩俱去。愈於坐待斷頭矣。且吾輩方組織一部。將往彼大城爲伶。今得子日夕倡和。將來不難別樹一聲歌之場。子其行矣。雞曰。此吾所大願也。於是四者相將去。欣然而行。第一日不及入城。薄暮投林止宿。驢與犬共臥一大樹之下。貓伏枝上。雞謂彌高彌穩。因止其顛。凡雞性未睡時。必先四瞭無事。乃寢。雞方引眺。忽見遠處燈光明煜。因語其伴曰。人家不遠矣。吾適見燈光。驢曰。果爾。吾輩盍移居彼宅。不較此爲適乎。犬曰。吾之意且不止是。苟往而可得殘骨剩馘者。亦殊不惡。遂共如雞所見燈光處。旣至。則見巍然一巨室。燈火煌煌。羣盜在焉。驢在隊中爲高。因至窗下。昂首

窺之。雞問曰。驢。若何所見。驢曰。問余何所見。余見案上佳餓紛陳。羣盜團坐爲樂。雞曰。此則吾黨之美居也。犬與貓聞之。咸仰首掀鼻。饑吻翕張。涎滲滲然滴不止。急思入而攫食之。乃共謀所以驅盜者。既而得一策。驢屈後脛跪地上。而舉其前足按窗。削立如壁。犬升其背。貓則躋犬之肩。而雞止貓首。戒備既訖。始傳暗令。一時衆樂大作。驢嘶。犬吠。貓鳴。雞喔。毀窗大進。突入其室。聞以碎玻璃之聲。旬旬並作。盜大懼。夫盜非懼樂者。且以張樂爲樂。何至於懼。蓋以疑奇妖降禍其身。故驚魂破胆。各鼠竄若不及盜。既去。驢犬貓雞乃高踞座上。分食盜之所餘。橫吞大嚼。若從此一月不可得食者然。既飽。滅燈。各擇其地而寢。驢薦藁臥於庭中。犬睡門後。灶中殘灰尙溫。貓伏焉。而雞則棲於屋梁之上。諸客風塵勞頓。少須卽寐。夜將午。盜遠遠見燈熄。室靜。深悔狼奔之無謂。擬復返。中有一人膽獨壯。願先往偵動靜。既至。見室內寂然。大步入廚。摸索得一火柴。將以爇燭。忽望見貓眼之耀射有光。以爲烈煤也。引柴爇之。貓驚醒。遽躍起一撲。且爪其面。盜大驚。奔後戶。犬突出。

嚙其脛。過庭。驢大蹴之。雞聞聲而寤。力啼。盜大奔。歸見同黨。語其渠曰。室中一劇怪。其指長而多骨。爪傷吾面。一人手握刀。匿於戶後。剗吾脛。一黑魅立於庭。以槌撻我。更有一妖坐屋上。呼曰。投賊而上乎！投賊而上乎！盜黨聞之。咸股慄。遂不敢返。諸伶安然居其居。遂家焉。迄於今尙存。

狐

國王有綺園一區。中有樹。產黃萍果。果將熟。計數之。則夜必失其一。王大怒。命園丁通夕守樹下。園丁使長子代守之。至十二時。長子熟寐。天明。萍果又失其一。乃命次子往守。至中夜亦寐。天明又失其一。園丁大憂。季子自請代其職。園丁慮其不勝任。弗許。強而後許之。季子遂臥於樹下。靜覘其變。鐘鳴十二。聞空中颯颯有聲。一鳥飛來。竟體作黃金色。燦燦生光。方以喙啄萍菓。季子躍起。射一矢。中其尾。未創。僅墮一金羽。遂颺去。詰朝獻金羽於王。王召廷臣觀之。咸讚嘆以爲國寶。王曰。一羽何足奇。必得全鳥方可。園丁長子聞之。思弋獲此金鳥。乃手攜弓矢出門。

未幾。抵一林。林畔一狐方踞坐。長子彎弓欲射之。狐曰。勿射我。我行授子以妙策。我知子之出。蓋欲得金鳥耳。子今晚投一村。至則有二逆旅相對。其一華麗崇宏。子不可入。其一卑污湫隘。子可入居之。長子曰。賤畜。爾胡知者。飛矢射之。不中。狐掉尾逕去。長子亦行。薄暮至村。果有二逆旅在。其一高居華屋。歌飲喧騰。其一卑陋閔寂。殆無居人。長子私語曰。使吾棄華廈而入荒廬。寧非大愚。竟入大逆旅。歡飲流連。樂而忘返。蓋不但忘鳥。且忘其國矣。久之。長子不返。次子乃繼之出。途中所見。一如其兄。遇狐。狐授以良策。比至二逆旅前。則其兄方臨窗而立。室中具種種娛樂事。招弟。弟不能屏外誘。遂入。亦忘鳥且忘國矣。又久之。少子亦欲出游。以訪金鳥。其父深寵少子。慮其亦如乃兄之一去不歸。弗許。顧少子請之堅。父不能阻。乃勉許之。至林。又遇狐。授策如故。而少子聞之。殊紉感。非若乃兄之欲傷其生也。狐亦感其意。乃曰。請坐於吾尾之上。其行當倍疾。少子從之。狐穿林度野。疾若飄風。未幾。已抵村。少子又從狐之教。絕不他顧。徑入荒舍。一夕安睡。翌晨。狐又至。

少子登程。狐乃告之曰。此去抵一大城。城外屯兵一隊。皆斡臥。子弗之顧。第疾行入城。達一室。室中懸一敝壞之木籠。則金鳥繫焉。其下更有一金籠在。殊華美。與金鳥同。但子必謹誌吾言。勿嫌木籠之敝壞。而易以金籠。不然。悔且無及。語竟復舒尾使少子坐。疾行如昨。頃之。已及城門。少子入。一皆如狐言。金鳥果繫於木籠。旁置黃萍果三枚。而其下果有一金籠在焉。少子自維曰。敝籠貯佳鳥。殊不雅觀。曷易之。竟啓籠門。取鳥寘於金籠。鳥大啼。兵士皆寤。執少年而囚之。解於主所。翌晨。公庭鞠囚。得狀論死。惟能獻金馬一匹。疾行如風者。始赦之。且賜以金鳥。少子歛歛上道。悵悵不知所往。忽其好友狐又至。曰。不納吾言。遂以至此。雖然。今果能聽從吾言者。當仍告子以得馬之法。子今更往一城。見一廢。廢繫金馬。旁一圍人方斡臥。子可盜之去。惟馬上革鞍已垂舊。而旁置一絢麗之金鞍。子勿豔其美。而又易之。少子唯唯。仍乘狐尾而行。穿林度野。疾若飄風。頃之。至矣。圍人方手撫金鞍而斡臥。少子觀馬。實不忍以敝鞍加之。曰。吾苟以金鞍相贈者。此馬當益增。

其美觀矣。手方觸金鞍。圍人遽醒而大呼。衛士奔集。囚之。翌日付諸法庭。判死罪。惟能獻一美公主者。則赦之。且并賜以鳥與馬。少子出不勝憂惑。狐又來。謂曰。胡再不納吾言。不爾。則鳥與馬已兩得之矣。吾今更授子以計。子徑往。晚抵一城。夜半。公主必如浴室。子就而與之親吻。彼必從子。宵遁。惟不可使彼別其父母。謹誌勿忘。狐布尾如前。少子乘之。入城。果如狐言。及夜半。少子乘公主如浴室。立與之親吻。公主願偕逃。而苦求一別其父母。至於淚下。少子初弗許。公主請之堅。痛泣不已。少子大不忍。乃許之。公主入。衛士醒而執之。以獻於王。王曰。吾窗外有山障美景。子能八日而移去之。則以女妻汝。山甚高。舉世所不能移。少子力役七日。殊無效。狐又至。曰。子臥於地。吾爲君移之。晨寤。則山已失。少子欣然詣王所。曰。山果移矣。在理。宜尙主。王不得已踐其言。少子挈公主以行。狐至。謂之曰。子一行而可獲三寶。公主也。馬也。鳥也。少子曰。壯哉。但何以圖。狐曰。子能從吾言。蔑不濟矣。子往見蓄金馬之王。王求美公主。子則曰。公主在此矣。王大悅。必賜金馬。子乘之。然

後一一與之握手興辭。而獨令公主後。既及公主。子突握其手而抱之登。鞭馬。馬必大奔。則遁矣。少子如計行之。果得利。狐乃曰。子更乘金馬。往見蓄金鳥之王。王見馬良不誤。必喜。以金鳥賜子。子仍安坐馬上。索鳥觀之。僞爲驗其真贗也。者鳥入手。則又遁矣。少子又如其言。既得鳥與馬與公主。馳返大林。見狐。狐謂曰。今請子殺我。并割我頭若足。少子不聽。狐曰。予當更進一言。子謹誌之。子有二事當戒。遇縊犯不可贖。臨河不可坐。言畢。遂去。少子乃挈公主與鳥而乘馬歸。過一村。卽前此二兄所流連處也。忽聞人聲喧騰。詢其故。人告之曰。有二犯將就縊矣。少子前觀。則二犯卽其兄也。坐盜論死。少子曰。可以救乎。人曰。不可。非有人傾資贖之。二無賴皆不赦。少子更不遲迴。如言與之資。二兄乃得釋。共行至前日遇狐之地。森森林翳。一面臨河。二兄皆曰。此地可坐憩。少進飲食。少子唯唯。蓋已盡忘狐臨別之言矣。兀坐河干。坦然不疑。二兄自後至。突擠之。墮河。奪公主及馬與鳥歸。獻於王曰。凡此所得。皆吾二人之力也。王賞犒有加。惟馬不食。鳥不鳴。公主掩面而

泣。少子既墮河。幸河水將竭。得不死。惟河岸險且高。百計不能上。久之。狐又至。譙其不納諫。孽由自作。又曰。雖然。吾不忍使爾墮落於此。可堅挽吾尾。吾當曳爾出。既登岸。謂曰。二兄若知汝生還國中。則將邏而殺之矣。乃易簞人服。私入內廷。入門。馬始食。鳥始鳴。公主始止泣。見王。備訴二兄詐。王使執而刑之。而仍以公主歸少子。王薨。遂以少子爲嗣。久久而後。嗣王一日如大林。遇故狐。狐仍請王殺之。且割其首若足。言甚哀摯。淚流盈眶。王不得已從之。狐忽化爲人。則公主之兄也。亡有年矣。

漁家夫婦

大海之濱。有一溝焉。漁人夫婦結舍居其中。日從事捕魚。一日。漁翁持竿坐岸上。見清波澹蕩。絲繩與之上下。方觀賞間。鈎忽下沈於深水間。急掣之上。則一巨魚出水。魚忽語曰。盍舍我乎。我非眞魚。乃魔公子耳。子盍縱我以入水。漁翁曰。嘻。異矣。魚而人語。吾何取焉。吾縱子矣。遂舍之。魚入水。水上留血一痕。殷然泛赤色。漁

翁歸。晤其妻於溝。語以得巨魚事。曰：魚自承爲魔公子。吾因釋之。婦曰：若釋彼時。曾有所求乎？漁翁曰：否。吾將焉求？婦曰：吁。吾與若居此腥惡之溝。生事蕭索。曷不往語之魚。請一小舍。漁翁意殊不欲。顧不敢逆婦意。乃赴海濱。至則水作黃碧色。漁人立水滸而告曰：嗟嗟海上人。請聽我一言。爲負兒女累。遂乞他人恩。魚游泳而出。曰：彼將焉欲？漁翁對曰：婦謂當吾之捕爾也。宜先要求而後釋之。彼不欲。久困於溝中。願得一小舍。魚曰：子歸。彼已在舍矣。漁翁歸。見其婦果竚於舍門。婦曰：來來。此不大愈於溝乎？舍中有廳。有榭。有寢室。有廚舍。後更有小園。一花果錯峙。雞雛成羣。漁翁曰：嘻。吾生之樂如何？婦曰：今乃可以行樂矣。一二星期。二人安居頗適。久之。婦又曰：夫子。吾嫌舍中屋宇太少。園亭亦殊不寬。吾欲得一大石城居之。若往語之魚。請城。漁翁曰：賢卿。吾不往矣。往則魚將怒。吾儕得一舍亦足矣。婦曰：子胡悖謬。彼詎不樂從。君顧試往語之。漁翁不得已。乃怏怏至海上。海上波平浪靜。而水作蒼黯色。漁翁就而告曰：嗟嗟海上人。請聽我一言。爲負兒女累。遂乞

他人恩。魚曰：彼將焉欲？漁翁答曰：吾婦欲居一大石城。魚曰：子歸，彼已遲汝於城門矣。漁翁歸，則婦果立於大城之外，謂曰：君試觀之，此城豈不壯哉？二人共入城，則崇樓傑閣，奴僕如雲，室中金玉錦繡，盛飾如王侯。城後一園林，長半英里，牛羊麋鹿實其中，一切廐欄靡不備。漁翁曰：吾儕風燭餘年，而獲身居名城之中，享茲大福，亦足自娛矣。婦曰：或如是，且待吾寢而思之，以定吾志。二人歸寢，翌晨，婦寤，則天氣清明，風日高朗，婦復肘其夫曰：夫子趣起，吾儕將爲此土之王，固宜宵旰勤勞矣。漁翁曰：卿乎，吾儕焉可爲王？吾不願也。婦曰：吾願之。漁翁曰：卿胡能王？魚亦胡能王？卿婦曰：毋多言，趣往語之。魚欲王矣。漁翁行，大憂之，以爲牝雞司晨，家必索矣。至則波濤浩瀚，海水作黝黑之色。漁翁呼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爲負兒女累，遂乞他人恩。魚曰：彼又焉欲？漁翁曰：吾婦欲爲王也。魚曰：子歸，彼已王矣。漁翁歸，將及宮，則衛兵一隊列於門，鼓角聲且震耳，入則其婦方高據寶座，座以黃金及鑽石製成，頭上金冕，燦燦發奇光，兩旁各侍美婢六，排列如雁行，以

次長出一首。漁翁曰。卿果王乎。婦曰。然。予既王矣。漁翁瞻視良久。曰。噫。王者誠驕貴哉。卿至此。止矣。蔑以加矣。婦曰。惡。是何言。吾雖王。而吾心實未以爲厭足也。必爲帝而後可。漁翁曰。嗟乎。賢卿焉可爲帝。婦曰。子往見魚。言吾欲爲帝矣。漁翁曰。吁。卿乎。魚不能使子爲帝。吾亦不敢更以此語魚。婦曰。叱嗟。予既王。則子直奴耳。奴敢違王命耶。趣往。漁翁不敢不往。道中喃喃曰。是必不可。吾儕奢求若此。則魚必有心懈之一日。後悔且無及矣。少須。至海上。則水愈深黑而渾濁。旋風盤舞其上。漁翁立而言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爲負兒女累。遂乞他人恩。魚曰。彼又焉欲。漁翁曰。噫。欲爲帝也。魚曰。子歸。彼已帝矣。漁翁又歸。至則婦坐於渾金高座之上。頭上冕高六尺許。衛士侍童。椅列兩行。大小以次。大者長八尺餘。頎然特立。小者則僅侏儒三寸耳。而王公巨卿。左輔右弼者。更不可數計。漁翁前問曰。卿帝也耶。曰。然。帝也。漁翁且睇且言曰。巍哉。帝乎。婦曰。夫子。一帝猶未已也。吾將爲教皇。漁翁曰。卿安得爲教皇。教皇。景教國之主也。宇內一時無兩。婦曰。夫子。吾今日

必欲爲教皇。漁翁曰：第魚不能使卿爲教皇。婦曰：若胡言之謬，彼能帝我，獨不能教皇我耶？若行矣。漁翁更至海濱，則狂飆怒吼，奔濤若山，景象至可駭怖。仰首視天，正中蔚藍，南方盡赤，似風潮之將驟至者。漁翁大惶懼，身戰股栗，呼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生負兒女累，徒乞他人恩。魚曰：今彼焉欲？漁翁曰：噫，彼欲爲教皇也。魚曰：且歸，彼已教皇矣。漁人歸，見婦坐於高二英里之座上，頭戴三巨冕，環衛森嚴，儼然教皇之尊。左右列寶炬兩行，大者如宇內閎塔，小者亦高丈餘。漁翁四顧莊嚴，乃曰：卿教皇乎？婦曰：然，予固教皇矣。漁翁曰：大哉教皇，天下莫加焉。卿其止矣。婦曰：吾再思之。二人歸寢，婦徹夜不寐，思加乎教皇之上。達曙，朝暾熊熊，射於窗際，婦見之曰：噫，予乃不能止日出乎？於是怒甚，蹴其夫起曰：趣往語之魚。吾欲爲日月之主。漁翁時方半睡，聞婦語，大驚，震墜牀下，曰：嗟乎賢卿，若爲教皇，尙不心足乎？婦曰：否，吾滋不悅，日月不獲吾命而出，吾焉能堪，其趣往。漁翁踉蹌而出，至海濱，大風潮作，電掣雷奔，天地晝晦，黑浪騰空，若山岳，祇濤頭白如練。漁

翁言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生負兒女累。徒乞他人恩。魚曰。今彼又焉欲。漁翁曰。噫。彼欲爲日月之主。魚曰。子歸。仍居於溝。故漁人至今在溝。

鵲與熊戰

夏日。熊與狼共遊林間。聞鵲噪聲。殊清脆。熊曰。狼兄。是何鳥也。其聲胡清脆。乃爾。狼曰。噫。是乃衆鳥之王。吾黨見之。當爲敬禮。熊曰。果爾。吾欲一瞻其宮闕。子能導我往乎。狼曰。吾友。少安毋躁。此時不宜往。須待其後返。少焉。後來。口御食物。與王共哺其雛。熊曰。今其時矣。盍往覘之。狼曰。熊師。少須之。更待其兩宮出幸。然後往觀爲便。已而鵲果出。熊與狼相將至。近窺其巢。見五六雛鳥臥於中。殊污穢不潔。熊曰。誑哉。此非王宮也。夫安有王宮而垢惡若是者。此輩特猥賤小兒。安得謂之天潢貴冑哉。小鵲聞之。大怒。噪曰。賤熊。吾曹何猥賤。吾父母固皆清白者。若傲蹇若是。將及於禍。熊與狼聞言。皆駭奔歸窟。小鵲猶噪不止。父母歸。與之食。不食。且誓曰。熊謂我曹猥賤。父母必痛懲之。不然。願饑餓而死。從此不食一蠅之足。王亟

慰之曰。兒毋怒。熊敢爾爾。必不免矣。王乃出立於熊窟之前。抗聲呼曰。熊。爾辱吾法律之嗣。吾與爾血戰。爾有罪。吾若不痛懲爾。永永不休。熊聞之。召牛驢狐鹿。及地上種種之走獸。議保守之策。鵠亦編空中大小諸鳥爲一軍。而以蜂。蚋。蠅。蟻。諸蟲爲前隊。戰期將至。鵠遣諜往調敵軍虛實。蚋。諜之絕慧者也。往來於敵軍所屯處。卒匿身於木葉之間。而人無知之者。其地卽敵軍傳令之地也。熊方依樹而立。侃侃傳令。先召狐曰。狐。爾獸之絕慧者也。宜爲將率衆軍出征。惟若必先定一暗令。則衆軍可以知若意之所在。狐曰。視之。吾有長尾。華美而鬆鬆。狀類赤羽之筆。而饒有雄武之風。爾曹識之。見吾之尾舉。則戰必勝矣。各宜奮力前進。追奔逐北。苟戰敗。則吾之尾垂。爾曹其速奔。蚋聞之。歸以報諸鵠。已而戰期至矣。天方明。獸軍大擁而至。聲勢動地。鵠亦率兵列隊出。戛然搏翼。扶搖而騰空。從天而下。二軍遇於郊。旣陣。鵠下令使黃蜂一隊當前敵。初交綏。卽共奔狐。集其尾而力螫之。黃蜂奉令去。狐戰方酣。忽黃蜂大隊至。第一螫。掀之。揮以一股。猶奮勇舉其尾。第二

螫。不得已而少垂。至第三螫則大痛不能忍。夾尾於兩股之間。踉蹌走。獸見之。遽以爲敗也。大奔。東西四竄。各鳥獸散。而鵲遂奏大捷矣。王及后旣凱旋。謂其子曰。兒樂乎。吾軍捷矣。盍進食。小鵲對曰。否。兒尙不樂。熊辱我。必使熊親來伏罪。乃可。王乃復至熊窟之前。呼曰。賤熊。趣赴吾家。伏罪吾子之前。求其赦宥。不爾。則爾之賤身骨。且一一爲粉齏矣。熊大恐。不敢不出。惟命是從。自是小鵲始進食。起舞爲樂。以達中夜。

十二舞姬

國王有十二女。皆絕美。共寢一室。分十二牀。每歸寢。則門必閉。且加扃焉。晨起。履皆敝。若曾作通宵舞者。顧其夜舞之地。則無人能偵知之。王告國中。有能詗得此中祕密。知公主夜舞之地者。則聽擇其一爲妻。王薨。則襲其位。試而罔效。詗三晝夜而不得者。則殺之。一王子來。願詗之。王命導之入一殿。與十二公主隔垣宿。王子凝坐。將以矚公主之所往。室門洞闢。有事無不聞者。顧未幾。而王子卽熟寐。晨

寤始知公主夜舞如故。履敝亦如故。悔之弗及。二三夜皆然。王遂殺之。繼至者亦有數人。一一同運。俱喪其生。適一老兵戰創而罷役。將返國。道經一林。遇老嫗問其將何之。兵曰。吾茫茫不知所之。亦不知何爲而後可。願一探公主之舞所。他日或得爲王也。老嫗曰。是亦不難。子今晚往。公主賜子酒。子勿飲。旋即僞爲熟寐也者。俟其去而覘之。語至此。授以一衫。曰。御此。則人皆不見汝。公主往。子亦尾之往。則得之矣。兵唯唯受策。往見國王。願任其事。王命導之入一殿。一如前客。及夕。長公主奉酒一杯至。兵暗傾之。未嘗入口。遂登牀而臥。少頃。鼾齟大作。作深睡之狀。十二公主聞之。咸譁笑。長者曰。是人亦無幸矣。抑何愚也。於是諸公主皆起。各啓篋出豔服。對鏡裝束。訖。腰低鬟。髻。婆娑欲舞。少者曰。姊乎。姊輩皆樂甚。而予心獨戚戚不安。一若知禍之將至者。斯何故歟。長者曰。癡婢。胡善怯。汝詎忘王子數輩。且欲監察吾儕而不得。乃一老兵之是懼耶。卽不予以睡藥。彼亦大睡矣。語次。相將出。共往視兵。兵仍酣臥。手足不少動。衆見之。心大安。長者乃還至其牀次。一鼓

掌。牀忽陷於地下。而穿門大闢。兵開目微睨。見諸公主自穿門魚貫入。長者前導。則大喜。謂時不可失。急一躍起。而披老嫗所贈衫從之。及扶梯之半。行太遽。足忽踏少者之裳。少者驚呼其姊曰。噫。姊乎。事不諧矣。胡若有人褰吾之裳。長者曰。蠢哉。婢子。此無他。牆上釘耳。乃俱下。梯盡。及平地。則見一大林。枝枝葉葉。燦爛作奇光。審視之。則皆銀也。兵念必折取一枝。藏之。出以作他時之左證。因擇一小枝折之。卽聞樹中有洪聲出。少公主聞之。卽又驚曰。我固知事殊不妙。姊不聞乎。此聲固前此所未有也。長者曰。此乃諸公子見吾僮主。而作歡笑聲耳。繼又至一林。枝葉皆金。至第三林。則枝葉皆鑽石結成者。兵各折一枝。皆有洪聲自樹出。少者震愕。長者則又曰。此諸公子歡笑之聲也。已而抵一湖。湖邊泊小艇十二。上各坐美公子一人。咸艤舟以待。十二公主各登艇。兵則與少者同舟。棹至中流。美公子忽喑曰。噫。異哉。今日舟太重。胡竭力棹之。而舟乃遲遲不前。吾見疲茶甚矣。少公主曰。或天暑故耳。吾亦覺憊甚。旣達對岸。則見一皇皇大城。畫角之聲盈耳。舟迫岸。

相將入城。公子各挾一公主而舞。兵至此。大樂亦就而與之俱舞。少公主注酒一觴。將就飲。兵潛吸之。公主引觴入口。則觴已空。公主益駭怖。語其姊。姊笑之如前。乃不語。諸公主舞至明晨三時許。履又敝矣。始各罷舞。公子送之過湖。是時兵與長公主同舟。既登岸。各殷殷道別。公主復伸次夕之約。始返。及扶梯。兵先公主而登。就床臥。仍作鼾齁狀。十二姊妹咸憊甚。緩緩歸室。聞兵酣臥於牀上。喜曰。彼未醒也。乃藏豔服。解衣脫履而寢。翌晨。兵祕之不言。決欲重履奇境。二三夜皆從之。往所觀一一如前。諸公主必待履敝而後罷舞歸。及第三夜將散時。兵竊取一金爵。懷之歸。以爲親履其地之證據物。明日。兵將面王宣其祕。乃以三樹枝一金爵往。公主匿門後聽之。王問曰。朕十二女果夜舞於何地。爾得之乎。對曰。與十二公子舞於地下之大城。遂盡舉其事以告。并出三樹枝一金爵獻之。王命召公主至。問兵言確否。公主見事已洩。無可掩飾。遂盡承之。王乃命兵擇一人爲婦。兵曰。臣年鬢已高。願得長者。當日遂成禮。於是卽以兵爲王嗣。

玫瑰花萼

昔有一國王年老乏嗣。恒悒悒不歡。一日。王與后出游河干。一小魚舉頭水上。呼曰。陛下之願將償矣。不久當誕一女。未幾。其言果驗。后旋舉一女。女絕慧美。王顧而樂之。因下詔大饗天下。及期。鄰國俱至。並招國中諸怪而宴之。蓋冀怪之呵護。其少女也。國中諸怪。凡十有三。並著靈異。而王祇有十二金盤。不敷奉客。於是遺一怪不招。衆怪至。登座大嚼。筵終。各出美物贈小公主。並次第進祝詞。或錫以德。或以才。或以貌。十一怪祝已。十二怪方欲致詞。未及啓齒。忽不招之怪。突然至。盛怒而前。將洩憤於公主。厲聲呼曰。公主至十三歲。必中紡錘。仆地而殭。十二怪尙未贈言。聞此。急前曰。不吉之言。不能不應。但吾今少紓其禍。公主雖中紡錘。然不死。惟宜長睡百年耳。王聞之。亦已大憂。爲愛女故。命盡購國中紡錘。毀之。已而公主漸長成。凡怪所贈諸言。罔弗應。公主貌美而賢。聰慧罕匹。見者無不傾羨。及十三歲誕辰。王與后皆他出。公主獨處深宮。殊寂寞。乃出而散步。卒入一古塔。塔旁

植一梯。甚狹。梯盡處。設一小扉。扉上置金鑰一。公主撥之。扉大闢。一老嫗坐其中而紡。狀至佹。公主曰。媼爾在此何爲者。嫗曰。紡耳。言時點首。公主曰。是物旋得大佳。遂取錘。意欲爲之代紡。手甫觸錘。而怪言果中。公主已倒地而殭矣。然未死。特深睡耳。已而王與后回宮。滿朝都睡。馬睡於廐。犬睡於庭。雀睡於棟。蠅睡於壁。春竈火不熇。朝釜肉不糜。膳女揪廚童之髮。方將擱其耳。手尙高舉。而人已與廚童俱睡矣。六宮寂寂爲睡鄉。四墉長棘叢生。年密一年。全宮皆沒。屋脊都不可見。於是國中爲之謠曰。玫瑰也。學海棠睡。宮牆盡日弄姿態。蓋公主名玫瑰花萼也。久之。遂有數王子先後聞名至。欲破棘入宮。以覘其異。而終不能達。蓋荒荆亂莽之刺人也。利於及。王子多木立而死。如是者不知幾何年。一日。又有一王子入境。父老爲述棘生之故。言此中有華麗之宮。宮內一美公主。名曰玫瑰花萼者。與其同朝之人。熟睡於此。吾儕聞之。祖父曾有無數之王子來。欲破莽入。不得。皆木立死。少年王子曰。此奚足懼。吾必欲往覓玫瑰花萼。老人諫之。王子弗聽。遂行。是日

適逢百年之期。王子入。但見奇葩異卉。滿樹帶芳妍。屈曲覓途而進。至於百花深處。則衣香人影。不可辨矣。卒至宮。惟見廡中睡馬。庭中睡犬。棟上睡雀。壁上睡蠅。迤邐以達廚下。則見一膳女尙睡未醒。方高揚一手。仍若扑廚童之勢。更有一婢手執黑雞。正拔毛未竣。而亦酣然並睡焉。再進。則益闐寂。遠近無聲。卒達古塔。啓小室之扉。則玫瑰花萼在焉。春睡方濃。嬌憨可掬。視之令人生愛。王子目不旁瞬。俯而與之一親吻。則玫瑰花萼啓眸而醒。嫣然展笑。二人既相偕出。而王及后亦醒。旣而滿朝皆醒。相視大愕。馬起而抖擻。犬起而狂吠。雀頭出於翼下。四視而翱翔。壁上蠅亦栩栩以活。竈火仍燿而午炊香矣。釜裁亦熟且糜矣。膳女擱廚童之耳。而廚童哭矣。婢亦伸手拔雞毛矣。王子卽日與玫瑰花萼成婚。而二人遂偕老焉。

湯拇

一樵人老且貧。坐舍爐之側。意殊無聊。其婦旁坐而紡。樵人曰。孤寂甚矣。吾與爾

相對坐。而膝下無人以娛老。誰與爲歡。吾每見他人兒孫繞膝。一門歡樂。卽不勝欣羨。婦曰。君言良稿。吾與爾苟得若是樂。且無涯。卽使吾得一子。而大不及吾之拇指者。吾亦大樂。視之且如掌上珍。且語且嘯唏。手搖紡輪不置。旣而果如婦願。舉一子。甚雄健。惟大僅及拇。夫婦皆曰。吾儕不可謂不遂所願。兒雖小。何害。仍當珍愛之。於是名之曰湯拇。賜食甚豐。而湯拇不加長。身量不異墮地之時。惟兩目神采弈弈。一望而知爲英物。且遇事輒能自裁。一日。樵人荷斧出。將如林採薪。曰。吾欲一人隨後以車至。趣畢事。湯呼曰。父。此事有兒任之。父欲車。車卽至矣。樵人笑曰。爾烏能爲。爾身且不及馬之纜。湯曰。父何患焉。但令母代駕以馬。兒當入馬之耳。而告以途。父曰。然則姑試之。及時。其母駕馬於車。而寘湯於其耳。湯坐。告馬所向。曰。行則馬行。曰。止則馬止。罔不如意。不異於樵人之親驅入林者。已而馬行太疾。湯又呼曰。緩緩。時適有二客立其側。聞之。其一曰。怪哉事乎。吾見車行。且聞車夫與馬語。而不見其人。何耶。其一曰。果大奇。吾亦聞之。吾二人盍從車行。以一

覘其異。二人乃從之入林。抵樵人所。湯拇遙見父。呼曰。父。兒駕車來此矣。幸均無恙。請取兒下。其父一手牽馬。一手取子於馬耳中。而寘諸囊上。湯且躍且前。歡忭無量。二客癡視久之。驚愕不能作一語。其一引其伴於道左。而謂之曰。吾儕苟挾此小豎以游都市。人必爭出資以求觀焉。則不難一朝發跡。盍購之。遂共往見樵人。詢以此小豎之價值。且曰。彼與吾儕俱去。必較在此爲優適。其父曰。噫。滿世金銀。奚當此血肉之價值。去之。吾必不鬻。湯聞二人之議。購也。則匍匐而升其父之身。由足而臂而肩。附父耳而低語曰。吾父趣取此錢。使彼暫得我。我當卽返。樵人聞其語。乃鬻之。得金一大錠。二客旣得湯。喜甚。其一語之曰。爾願坐何許。湯曰。我乎。盍寘爾帽簷之上。此吾之絕妙游廊也。吾循廊徘徊。可以攬四方之勝概。客從之。湯別父從二人行。未幾。天將暮矣。湯忽呼曰。盍令我下。我憊矣。其人下冠。寘湯於路次春疇之塊上。湯奔田間。疾竄入一鼠穴之內。曰。主人珍重。吾去矣。他日再圖相見。二人急至其地。以杖探穴。穴小而深。湯匍伏益進。終不可得。天旣黑。二人

不得不行。金去人亡。嗒然興盡。湯見其去也。復出穴。曰。春田之上。行路多險。設吾不慎而墮於巨塊之下。則頸必折矣。旣而得一大而中虛之蝸殼。喜曰。吾之幸也。可以安臥矣。甫就臥。忽又有二人過其側。相語曰。吾儕將以何計竊富牧師之金。湯遽接聲曰。吾語汝。賊驚曰。是何聲也。吾確聞此間有人語。遂凝立聽之。湯又曰。挈我行。我當詔爾竊牧師金之法。賊曰。然則子安在。湯曰。環視地上。而察聲之何自來。則得之矣。賊卒得之。擊諸手上。曰。小豎子。何以教我。曰。吾能入牧師家之鐵窗。榻間若願得何物。吾卽投之。出。賊曰。此誠妙策。子行矣。吾儕卽從子往。旣抵牧師家。湯越窗榻而入室。抗聲呼曰。盡取之乎。賊驚曰。止。止。勿高語驚人。湯僞爲不省。又大呼曰。爾欲取幾何。吾盡投之。出。若何。膳女宿於鄰室。聞聲。遽起坐聽之。賊大驚欲遁。立少遠。旣而張膽直前曰。小豎子。惡作劇耶。因復輕語曰。勿聲。趣爲投銀出。湯猛力呼曰。甚善。張若手來取可矣。膳女聞之。審。遽下牀。關門而出。賊大奔遁去。膳女大索不見一人。乃往覓燈。比再至。則湯已潛入倉中。膳女四室窮搜。不

見賊蹤影。遂歸寢。久之而已入睡鄉矣。小童輾轉芻棚之上。卒得勝處。爲下榻之地。乃臥。將俟天明投路而歸。以見其父母。豈料塵世險難。輒多磨折。竟不獲如湯拇之心。膳女未曙而起。將飼牛。徑至芻棚之下。抱芻一巨束。而小童方酣睡其中。迨醒。則身已入牛口。牛方夾芻吞之矣。湯曰。噫。吾何爲墮於磨中。繼乃知身入牛口。不得不竭其技倆。使無陷於牛齒而死。卒乃入牛之腹中。湯曰。此間大暗。室中胡不築窗以通日光。苟得一燭。亦殊不惡。顧湯雖不樂此居。而亦無計以出。且有一事尤凶。入芻愈多。居處愈小。勢將埋於積芻之下。遂大呼曰。勿再進芻。勿再進芻。時膳女方張筲穀牛乳。聞人語而不見人。辨其音。酷類夜間之人。大駭。墮下。且覆乳筲。奔告主人曰。先生先生。牛人言。牧師曰不信。若狂易耶。烏有是。遂與之偕赴牛欄。以察其異。足方踐闕。湯又呼曰。勿再進芻。勿再進芻。牧師亦大駭。以爲牛必中邪。遂命殺之。牛旣屠。而腸胃悉棄於糞埕。湯欲出此。亦殊非易易。方極力穿鑿間。而新禍又降矣。一饑狼躍而出。舉腸胃及湯而吞之去。湯入狼腹中。仍不

死。且途中時與狼談謔。呼曰。好友。子盍一赴盛宴乎。吾當示子所在。狼曰。在何處。湯乃稱述其父家曰。子往前村。有如是如是者一家。可束身自渠入。至廚下。則有餌脯牛肉及種種適口之物。狼聞之。大喜。當夜卽赴是家。自渠入廚。且飲且啖。饜足而後已。旣飽。狼欲去。則食滿而腹膨亨。渠狹小。不能復出。湯固預料之矣。遂大聲猛號。狼曰。若宜安謐。不爾。將驚全室之人。小童曰。何與。乃公事。若能行樂。吾何爲獨不然。乃更作歌謔之聲。樵人及婦聞聲寤。自門罅中窺之。見狼亦大駭。樵人奔尋斧。而以鎌授婦曰。若居後。吾擊其首。若卽樵其腹。湯聞之。呼曰。父。父。兒在此。狼吞我矣。其父曰。感謝上帝。吾儕仍獲愛子矣。遂戒婦勿用鎌。懼傷兒。樵人舉斧猛擊之。中狼首。殪焉。夫婦共刳其體。遂獲湯。父曰。噫。吾二人滋爲爾懼。湯曰。然。吾父。兒別後。周遊天下。艱苦備嘗。今得復呼吸大宇明潔之空氣。樂何如矣。父曰。兒昔安在。曰。鼠穴而蝸殼。牛喉而狼腹。兒無所不入。而今無恙。亦云幸矣。父母皆曰。行險哉。吾兒。是後雖以天下之富。亦不忍再鬻兒矣。乃抱小童與之親吻。豐與之。

飲饌。又以行長途。衣都敝。更爲之易新衣。

感恩之獸

一人喪其家財。意殊鬱鬱。乃挾餘資出。將遨遊四方。初至一村。見村人環立一室前。互相譁視。其人前問故。答曰。吾儕新獲一鼠。教之舞蹈。頗足以娛樂。君試視之。此天下之奇觀也。何其上下蹩踊。小巧而靈捷。乃爾。其人見鼠。憫之曰。舍之。吾貽若金。遂出資購其鼠。而縱之。鼠投道旁一穴中。遂不見。其人亦行。繼至一村。童子偃驢蹲地上。而猱升其後股間。驢屢蹶。童子喧弄不已。驢苦之。莫得休息。此善人又餽以金。使舍驢。最後又至一村。見少年有教熊舞者。鞭虐特甚。其人復解囊購之。熊得復自由。遂翛然去。其人揮盡浮世之金。囊中不名一錢。至無以自給。乃私語曰。國君積金盈庫而不用。余不能饑餓而死。曷少稱貸於彼。彼其或不我罪乎。我朝發跡。則夕償之矣。於是私奔入庫。竊少金而出。王之衛士見之。指爲盜。執付法司。旣定讞。擬納之於櫝。而投諸水。櫝故多孔。堪以通氣。中更置水一壺。麤糲一

方以爲之食。食盡。則其人卽饑餓而死矣。其人旣錮櫝中。且飄於水面。任櫝所至。不知其若干程。正悽惻間。忽聞有物嚙瑣。瑣鏗然落。蓋亦啓。躍入一鼠。則卽其前日所救者也。繼又有一驢一熊。泅水至。負櫝赴岸。三獸所以助之者。蓋以報其故人之恩也。正前行間。忽浪擁一瓌麗白石至。狀似卵。熊曰。君有福哉。此奇玉也。得之。凡有所求。罔不立致。其人取之。起思欲建巍邸。治華園。富貴高居。極人生之福。思未已。而一轉瞬間。已一一如其所願。但見宅第宏勝。僕馬如雲。身居其中。顧盼自樂。卽已亦爲之目炫而心馳矣。越日。有數商人過其地。喑曰。此何來王侯甲第乎。憶吾輩前日過此。猶是寂寞荒郊。胡未覩此。因大異之。入而問之主人。共驚其起第之速。主人曰。此奇玉之力。吾何與焉。商人曰。奇玉乎。能令吾輩一擴眼界否。主人揖而進之。示以奇玉。商人喜且羨。問願售否。請盡納其貨。貨都珍奇。一時之間。遽陳寶以千萬計。其瑰異美豔。且過之也。主人愛極而忘玉。遂允之。玉旣去。不移時而家財皆亡。宅第亦杳。而身仍幽於水上之櫝中。陳其側者。惟壺水麩藜而

已。此感恩之獸。若鼠若驢。若熊者。雖極力奔救之。而鎖較前此爲堅。鼠不能嚙。積亦較前此爲重。驢與熊均不能負。熊乃曰。此事大難。非得玉不可。否則前功盡棄矣。計議定。三獸共如商人邸中。旣至。熊曰。鼠汝先入。試自鑰孔窺之。玉焉在。子渺小而人弗覺。其趣往。鼠從其言。已而還報曰。凶問。吾見玉懸於明鏡之下。繫以紅組。兩旁各坐一巨貓守之。四眼灼灼。注視不瞬。奈何。熊與驢乃共謀曰。鼠汝更往。俟主人臥榻上。將寐。爾拊其鼻而揪其髮。鼠往。如言而行。主人大怒。躍而起。撫鼻諄曰。賤貓。直無用。乃爾。竟使鼠食吾鼻。揪吾髮矣。遂逐貓。貓去。鼠乃大喜。惟所欲爲。乘主人將睡。躡足而入。嚙繫玉之紅組。玉墮。鼠卽啣之出。及戶。鼠小力微。疲茶已甚。不復能逾闕。因語驢曰。若盍以足舉之出。驢從之。乃共運玉。至於水濱。驢曰。何以及。積。熊對曰。此易事耳。吾善泅。汝可口啣玉。而駕兩前脛於吾之肩。共泅而前。又曰。鼠。汝身渺小。可坐吾耳中。戒備旣訖。三獸遂行。少頃。熊忽夸誕曰。驢。吾輩誠不愧爲壯士也。爾試思之。豈不然乎。驢合口不能作一語。熊曰。爾何爲不答。人

問若而若不語。則若誠無禮之甚矣。驢聞之。不能再忍。一啓口而奇玉墮。因曰。吾不能答若。若詎不知吾口中有玉乎。今失之矣。此若之罪也。熊曰。此無傷。吾當圖之。乃開大會。悉召水中諸蛙。及其妻室。鄰友俱集。告之曰。大敵至。將噬汝曹。汝曹其何以爲計。諸蛙懼。求計於熊。熊曰。無已。汝曹其毋恤乃力。各運石至。吾爲築堅城禦之。蛙聞言。皆奮勇往。得石俱運以來。卒有一胖碩之蛙。負奇玉至。熊見而喜。躍曰。吾事畢矣。遂釋老蛙之負。命之退。三獸乃共泐及積。蓋啓。尙未後時。然麩黎已盡。而壺亦空矣。此善人復獲奇玉。願安享邸中。頃刻而甲第苑囿。悉復舊觀。三義友遂欣然共處。終其身不去云。

趙靈德及趙靈臺

森林密箐。浩浩無垠。中有古城。老怪居焉。怪魔力所及。凡近城百步以內。人不知而誤覆其地者。男子則木立若癡。舉足不能移一步。非怪自釋之者。終不得脫。女子則轉瞬卽化爲飛鳥。怪幽之籠中。而懸於其所居之室。城中共有籠七百。中象

佳禽。皆女子所化者也。一女郎曰趙靈德。年方二八。絕代風華。與牧童趙靈臺者。兩情繾綣。將諧白首之盟。一日。二人以避囂故。相將作野外游。已而步入森林。趙靈臺曰。吾儕須當意。毋太近城。時則天方薄暮。落暉乍明。光照高樹。而下映於深碧之草場。好鳥上下飛鳴。若和若答。趙靈德流連風景。信步而前。趙靈臺徐隨其後。少焉。二人相對惻惻。忽有所感。初不知悲之所自來。一若自此將永訣也者。於是興盡欲返。而歸路已迷。落日沉沉。轉瞬已入地平線下。趙靈臺猛一引眺。則見莽莽古城。屹然危峙。相距才數十步耳。二人方依城而坐。俱大悚懼。面灰白。身不寒而顫。趙靈德忽哀聲吟曰。白楊鳩亂。嘯聲聲長已矣。已矣。我心傷。紅顏薄命耳。吟聲驟輟。趙靈臺迴首顧之。則已輾轉化爲一鶯。大駭。方惶懼間。忽大聲發於林際。一梟盤旋而下。三翔而三鳴。目灼灼以視。趙靈臺斗然如觸電氣。僵立地上。目定口張。不動亦不言。天既黑。梟飛入城。少頃怪至。面慘白而癯。目瞪而鼻頤相擊。口中囁嚅有詞。執鶯以去。趙靈臺親覩之。而莫可如何。蓋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如

故也。已而怪復至。怪聲吟曰。爰書一朝定。美人長繫囚。勸君莫遲遲。釋君且去休。趙靈臺忽然得釋。乃跽怪前。哀懇其釋。趙靈德怪曰。是烏能爾。與彼永無相見之期矣。遂去。趙靈臺哀禱悲泣。皆無效。嘆曰。嗟乎。吾何以爲人矣。遂不返家。悵悵之一村。牧羊爲業。嘗繞走此恨城之外。若離若卽。若醉若狂。如是者有日矣。一夕夢見一樹。樹上結一極大之紫花。中含珍珠。奇光異采。佳豔莫名。乃折之。拈花入城。花觸處。魔立解。竟獲趙靈德以歸。大喜而寤。翌晨。四出尋花。登山涉水。無所弗至。盡八日而不獲。至第九日之晨。果得一香豔紫花。中含鮮露一滴。不異明珠。趙靈臺手折之。攜而往。及城。至相距百步以內。試之。並不僵立。乃大喜。直抵城下。以花觸門。門大闢。入院。聞鳥歌聲甚繁。怪方高踞一室。七百籠中七百鳥。皆競鳴。怪見趙靈臺至。大怒。躍而起。然奔至距身二碼許。卽不能近。以有花爲之呵護也。趙靈臺乃周視衆鳥。鳥以鶯爲多。幾不可數計。殊不辨孰爲趙靈德之化身。正徬徨無措間。怪忽挾一籠奪門遁。急逐之。舉花觸籠。籠闕。而趙靈德已亭亭立其前矣。舉

臂雙護趙靈臺之肩。風姿綽約。不減於疇昔游林之時。趙靈臺更以花試他鳥。他鳥頓化爲人。皆好女子也。並縱之。而以趙靈德歸。一對璧人。遂諧百年之好焉。

奇伶

一伶善鼓琴。偶出游覽。過一林。坐久而不聞人聲。殊寂寞。自語曰。長日不易度。吾宜覓一侶。乃取琴鼓之。發音清越。不絕於林。少焉。一狼突至。伶曰。咄。狼胡來此。狼前致辭曰。聆君雅奏。欣且羨。願留而受教。伶曰。此易事耳。但子必從吾命而行。狼曰。唯。願折節爲弟子。遂共行。未幾。見道旁一古樹中空。外裂成巨罅。伶曰。狼來前。爾苟有志學琴者。盍置兩前脛於罅中。狼從其言。伶疾掇一巨石。填其兩脛之間。狼足不得出。遂爲囚。伶曰。守此以待吾返。言訖。蹀躞而前。少頃。復自語曰。長日不易度。吾宜覓一侶。復坐而鼓其琴。倏有一狐過其側。伶曰。唉。狐何爲者。狐前曰。爾妙伶。乃能奏此奇逸之音。吾願從子而學焉。伶曰。是不難。惟爾必須從吾之命。狐曰。唯。敬聞命矣。遂從之行。卒至一狹蹊。左右巨樹相對峙。伶乃攀一健枝及地。而

踐以足更攀他樹之枝於手。謂狐曰：「狐若苟欲學琴者，盍使吾執若之左掌。狐如言伸掌，伶繫諸一枝之端。」曰：「以右掌來。」狐從命。伶又繫諸地下之枝端，已而一撒手，一拔足，而樹倏倏焉颺起。狐遂搖曳於空中，如秋千狀。伶曰：「居此以待我返。」遂更上道。又語曰：「詔光何濡滯，吾必覓一侶取琴鼓如前，聲鏗然。」兔奔而至。伶曰：「噫，是乃一兔。」兔謂曰：「美哉琴乎，爾技良佳，當不吝我教。」伶曰：「可，但爾必誌之，毋或違吾命。」兔曰：「唯，不敢忘。」乃共前行。少頃，抵一林中之隙地，伶出一繩束兔之項，而繫其他端於樹間。呼曰：「兔，趣繞樹躍二十匝。」蠢兔冥然不之知，竟從其教，繞行二十匝，而繩纏亦二十度矣。身爲重，因欲解之，而其纏彌固。伶曰：「居此，且待吾返。」遂去。斯時，狼被困於樹罅中，極力掀石，或嚙之，或抓之，良久，石墮，始拔足出，仍復自由。憤憤曰：「吾必追得此無賴子，支裂其體而嚼之。」乃洩吾恨。狐見狼奔而過，因呼曰：「狼兄，彼伶惡作劇，懸我於此，爾盍使我下。」狼人立而嚙其枝，枝斷，狐墮地，遂與狼奔逐。伶至兔所，兔大呼求救，亦釋之，相將追敵。時伶又至一地，鼓琴如故，則有窮

樵聞聲至。握斧坐其側。聽而樂之。伶得人爲伴。亦喜。雅以情款相待。不復狎侮。並爲之疊譜數闋。樵益大悅。方凝竚而聽。瞥見狼狐兔三獸至。直奔伶。急仗巨斧出其前。若曰。吾有此斧。誰敢犯之。獸覩此。咸大駭。力奔歸林。伶於是更彈一曲。以謝樵。日暮而歸。

三公主

兄弟二人偕出。將有所圖。轉徙四方。弗得志。浪蕩至不能歸。幼弟侏小。初無能爲。以二兄之久出不歸也。踵尋之。二兄見而姍笑曰。乳臭少年。亦欲遨遊天下耶。吾二人精明勝爾多矣。且弗濟。於是三人相將登道。過一蟻垤。二兄欲毀之。以觀蟻駭奔時。狼狽負子之象。弟曰。蠕息微生。可憐孰甚。盍任其享安閑之樂。二兄其勿犯之。乃行。繼而過一湖。羣鴨噪於水次。二兄欲捕其二而烹之。弟曰。使微物各遂其天機。至可樂也。其必舍之。行行既久。入一林。見老樹空其中。蜂方結房。蜜流四溢。二兄欲焚其樹。盡殲蜂。以取其蜜。弟又阻之曰。良蟲自遂其生。吾不忍兄之焚

之也。卒抵一城。城中屋宇雲連。殊壯麗。惟爛望皆雲石。不見一人。歷游各室。皆空如也。最後抵一室門。門上有三鎖。正中有牖。就窺之。則見一蒼髮老人坐其中。身殊侏小。呼之若弗聞。三呼之。乃起迎客。不作一詞。遽牽三人入。則綺席方陳。佳餚羅列。三人飲饌畢。老人各導於一室。使安寢。翌晨。老人邀長兄至一雲石之案前。案設三牌。上有字數行。皆指示解斃之法。第一牌曰。林苔之下。公主瘞珠千枚。須悉數覓得之。日臨暮而千珠失其一。則覓珠之人。立化爲雲石。長兄出。竟日覓珠。及暮。尙不滿百。如牌上言。化爲石。明日。二兄就事。亦不利。僅得二百珠。又化爲石。最後乃及此侏小之幼弟。遍覓林苔間。所獲殊尠。而已困憊不堪。乃坐石上而哭。其下爲一蟻穴。則蟻王在焉。王蟻以其有活命之恩。乃使五千蟻爲助。未幾。珠盡得。纍纍邱積。第二牌曰。公主寢室之鑰。偶墮湖。宜出之。幼弟至湖畔。則前所救二鴨。方唼喋水中。知其爲鑰而至也。爭奮勇入水深處。啣鑰而出。惟第三牌所言事最難。王有三公主。令擇其一。須最美且幼者。而三公主貌俱美。修短同。形容且酷。

肖。視之弗能辨。或告之曰。長者嘗喜食糖。次者飴。少者蜜。今宜揣食蜜者誰也。於是蜂后至。以幼弟之有恩於己也。飛而齶三女之脣。至於食蜜者之脣則止。幼弟恍然悟。遂指而出之。果不誤。一時魔力悉解。而二兄之化石者。亦復本相。幼弟乃尙少公主。王登遐之後。幼弟卽嗣位爲王。其二兄則妻其二姊焉。

雀復仇

主人蓄一犬。而弗予以食。犬常大餒。不能耐。舉足而逝。中途備極侘傺之狀。忽遇一雀。問之曰。吾子何憂之深。犬曰。予餒甚。而不能得食。雀曰。果爾。盍偕余赴鄰城。得食必豐。犬唯唯。遂共如城。過屠肆。雀謂犬曰。少竚。予當啄肉以餉汝。雀迴翔四瞭。乘人不察。飛啄架上肉一片而逃。肉墮。犬攫之。躑躅路隅。食之盡。雀曰。子如以爲未足者。當更益之。乃共赴鄰肆。雀又啄肉以餉犬。犬復食之。雀問曰。吾友。今飽乎。犬曰。肉饜足矣。惟更欲得麩。黎一方食之。雀曰。偕吾來。爲子圖之。相將至焙人之肆。窗上方陳麩。黎兩團。雀啄之委地。犬請益。雀引至他肆。又與之。食旣。雀問飽

乎。犬曰：唯飽矣。吾曹出城一游，何如？行行既久，達廣衢，犬已憊甚。犬曰：吾欲少假寐，可乎？雀曰：可。子寐，吾棲小柯待之。犬遂張臥道上，睡既熟，適有車人驅車至，車駕三馬，載酒二壘。雀見其不避路，直驅而前，將及犬，乃呼曰：止。止。車人爾若此，恐不利於爾。車人詬曰：爾何能爲，而欲不利於我？揮鞭逕過。犬陷車輪而斃。雀呼曰：暴賊，乃敢爾爾。爾殺吾犬友，志吾言，惡行必得惡報。車人曰：爾禍我，我日望之，特恐爾不我禍也。竟去。雀疾飛入車蓋之下，啄壘塞，塞壞，酒都洩而壘空，而車人未之見也。既而車人偶回顧，見車上酒淋漓下滴，則一壘已空。呼曰：吾命何蹇也。雀曰：尙不足云蹇。且語且翔於馬首之上，力啄之。馬暴怒，狂躍欲顛。車人見之，急揚斧斫雀。雀飛去。斧誤中馬首，馬蹄。車人呼曰：吾命蹇矣乎。雀曰：尙不足云蹇。車人驅二馬而行。雀又入車蓋之下，啄次壘之塞，而酒復流盡。車人見之，又呼曰：噫，吾命大蹇。雀對曰：尙未大蹇。又止於次馬之首而啄之。車人奔而揮其斧。雀去，一擊中馬。馬立殪。車人曰：吾命誠蹇矣。雀曰：尙未大蹇。更飛啄第三馬如前。車人狂怒。

亦不暇端詳審顧。死力擊雀。遂殛第三馬。一與前同。車人呼曰。嗟乎。吾命之蹇。乃爾。雀且飛。且答曰。尙未。尙未。吾當痛懲爾於爾家。車人怒極無計。不得不棄車而歸。憤懣不勝。語其婦曰。嗟乎。災禍降於我身。酒洩其二。馬斃其三。婦曰。嗟乎。夫子頃有一惡鳥入吾家。更引無數之鳥至。盡發我樓上積粟而聚食之。其夫登樓。果見鳥以千計。皆坐地上啄積粟。則雀亦居其中焉。車人見積粟已垂盡。呼曰。噫嘻。命之蹇矣。雀又應曰。尙未。尙未。若殘酷若是。性命且將不保。言已。飛去。車人見家產盡亡。怒不可遏。返廚下。猶不悔前事之非。憤憤坐突隅。思所以報雀者。瞥見雀在窗外。呼曰。車人。爾殘酷若是。性命且不保矣。車人怒躍而起。舉斧投雀。不中。反毀窗。而雀已翱翔而入。止於檻。呼曰。車人。性命將不保矣。車人益大怒。狂昏力擊。檻。檻折。雀乃迴翔四室。車人及其婦皆怒極。奮擊之。無一中者。而毀其家具。玻璃窗几等物殆盡。且及牆垣。厥後乃始獲之。婦曰。立殺之。何如。車人曰。毋使彼易死。吾憤然。將生啖之。雀又搏翮伸頸而呼曰。車人。爾性命不保矣。車人狂怒。一手高

舉雀而授斧於其婦曰爾斫之使彼死於我掌中我恨方洩婦斫雀不中中其夫首夫仆地而殞而雀乃逍遙以歸巢矣。

佛雷段律及葛達琳

農人佛雷段律者娶婦曰葛達琳結縭未久一日佛謂其婦曰夫人吾將有事於田返必餓乞烹佳饌備美膠以待葛達琳曰唯唯吾當治具停午葛達琳取美馐一方燔於火上馐色漸黃且微作爆裂聲葛達琳旁立以叉翻之私語曰肉火候至矣吾宜赴窰下取膠遂置釜於火上持巨罇入窰啓罇傾啤酒於罇葛凝竚觀之既而猛省曰犬未檻使奪釜馐而逃則將奈何吾幸念及此速往視之比出則果見犬口啣肉將奔葛遂之犬奔過田行殊疾且持肉不釋葛達琳曰已矣既不復毋寧忍之遂返以奔逐多程身疲茶甚乃緩步而歸顧葛達琳行時未置酒塞酒竟口流樽溢而泛濫遍地罇亦空比葛達琳返始見之曰噫吾將奈何此淋漓之狀烏可使佛雷段律見之耶沈吟有間猛憶前曾於市上購細粉一囊苟以

之糝地。必能吸酒而使速乾。私語曰。幸矣。吾之儲粉。乃以供今日用耶。遂往取之。既而運囊至。置諸地。觸罇罇。罇又覆。而滿罇之酒。亦遂瀉地而無遺。葛達琳曰。噫。一去而百隨矣。遂撒粉於窰之四周。頃之。喜曰。乾矣。余夫當不余咎矣。佛雷段律歸。問曰。夫人。具餐未。葛達琳對曰。夫子。吾方燔肉。下窰而取醪。則夫竊肉奔。予逐之。則醪流殆盡。予以市上新購之粉糝之。而樽又覆。今則窰中燥甚。且潔淨矣。佛雷段律曰。加德。葛達琳縮名也加德。卿胡若是。乃使肉自炙而酒自流。而又汚吾粉也。葛達琳對曰。噫。爾既知吾處事之不謹。胡不早言之。今無及矣。其夫見婦蠢愚若此。無如之何。惟念家中積金甚富。慮其妄動。因戒之曰。吾有黃鈕若干。燦爛而晶瑩。或藏於篋。或瘞於園。爾慎毋輕動。葛達琳曰。否否。吾不爲也。翌日。佛雷段律出。有貨瓷器者來。盤盂纍纍。問葛欲沽之否。葛達琳曰。予也欲購。而無錢。倘爾需黃鈕者。則請與予交易。貨者曰。黃鈕乎。盍使吾一蒞觀。葛達琳曰。爾自入園中掘之。吾示其處。則黃鈕得矣。吾則不敢妄動也。貨者從其言。掘之。則燦然黃金也。大喜。取之。

去。諸無賴聞之。爭以瓷器與之交易。盡以去。葛達琳得盤盂無算。樂甚。悉陳諸室中。佛雷段律返。見之。問曰。加德。爾胡從得此。葛達琳曰。視之。吾以爾之黃鈕易得此。然吾遵爾言。不敢擅動。特命貨者自往掘之。佛雷段律曰。加德。加德。若所爲誠可人意。吾一家之財。盡於此黃鈕。子奈何罄所有擲之。葛達琳曰。噫。予實不知。子胡不早言此。癡立支頤者久之。旣而語其夫曰。夫子聽我一言。吾儕速追此諸無賴。或猶可得金。佛雷段律曰。姑試之。但子必攜酪酥往。以備途次所需。葛達琳曰。唯唯。二人遂行。佛雷段律行甚疾。其婦瞠乎在後曰。無傷也。少頃吾儕歸。則吾近而彼遠矣。已而過一山徑。徑甚狹。旁有一樹。往來車輪。每摩樹而過。根爲之傷。葛達琳曰。可憐哉。是樹日爲車輪所摩擦。不復能滋長矣。憫之。以酪膏樹。以爲如是。則車輪不致傷樹矣。婦方行善。而一酥突自筥中出。墮嶺下。葛俯瞰巖谷幽深。不辨其處。因曰。此酥不稔何往。吾當遣他酥覓得之。於是更擲一酥下。須臾。又不見矣。葛意酥必識途。當自至。坐候之。久而不至。始行。旣及佛雷段律許。佛求食。葛與

之乾麩黎。佛雷段律曰。酪酥焉在。葛達琳曰。酪酥乎。吾見車輪傷樹。取酪膏之一酥。忽逸。吾更使一酥逐之。二者當同在道上。猶未返也。其夫曰。嘻。子誠太愍生。乃至於此。葛達琳曰。若勿言。若固未嘗詔我也。乃共食乾麩黎。佛雷段律忽問曰。加德。吾意若出必鍵戶也。葛達琳曰。否。子未嘗詔我。我何鍵爲。佛雷段律曰。然則子趣歸鍵之。且以食至。吾不行矣。留此以待子之食。葛達琳從其言。途次沈思曰。吾夫思食。吾意彼未必嗜酪酥。今當取佳果及醋以餽之。既返。卽鍵其後戶。而脫前門之樞。曰。吾夫命予鍵戶。使吾挾門以行。不更愈乎。遂上道。既見佛雷段律。呼曰。夫子。門在此。今防範可以周密矣。佛曰。嗟乎。嗟乎。卿誠聰明絕世矣。吾令子鍵門爲固吾室也。而子乃挾門。以至今人人可得而出入矣。雖然。子既挾門。至則當負之以行。莫負若之苦心也。葛達琳曰。甚善。吾當負門。惟不能挈果囊及醋鉢。奈何。噫。得之矣。爾爲我繫囊及鉢於門上。而後負之行。佛雷段律如其言。遂復前進入林。搜覓諸無賴。不得。天色漸黑。二人升樹而宿其上。既登。則諸無賴適至。蓋諸無

賴皆劇盜。劫其金至此。將爲分贓計耳。斯時羣盜皆憊甚。圍火憩坐。有熟寐者。適在佛雷段律夫婦所登之樹下。佛雷段律潛自後降樹。拾石而登。試擊之。中盜首盜微睜其目曰。天將曙乎。風搖樅子落矣。葛達琳肩荷門。疲茶實甚。疑果囊太重所致。低語佛雷段律曰。夫子。吾棄果矣。佛雷段律曰。不可。今非其時。恐爲盜所覺。曰。吾不能堪。必棄之。於是立傾其囊。果紛紛落不止。一盜驚曰。殆雨雹矣。少頃。葛達琳以門重如故。又語佛雷段律曰。吾必傾醋。佛雷段律曰。不可。恐爲盜所覺。曰。吾力弗勝矣。惟有傾醋。遂盡傾之。盜皆曰。重露降矣。葛達琳至是。忽悟最重者爲門。乃語佛雷段律曰。今投門矣。佛哀懇不已。謂苟爲所覺。必不免。而葛達琳則曰。下矣。砰訇一聲。門驟落。盜大呼驚起。並疑邏者之追捕也。一時手足無措。併力四竄。盡棄其金。佛雷段律夫婦徐徐下。金固無恙。遂運歸焉。

有福兒郎

一人年鬢既高。召其二子至。賜長子雄雞。次子鎌。少子貓。曰。吾老矣。死且有日。幸

及身爲汝曹謀。吾無錢。今之所賜皆不腆。必善用之。倘爾曹出而擇地以求售。當獲利。福可致也。父旣歿。長子以其雞出。每至一城。則見或棲於堦。或棲於堞。嚶嚶之聲且盈耳。皆雞也。至此。雞不足奇。長子實無致富之機。己而輾轉達一島。島無一雞。土人初不識雞爲何物。雖有晨昏。而深夜夢醒。不聞雞聲。更無以計時之幾許。長子乃告之曰。神物在此。意氣何類俠也。頭頂雄冠。踵森利戟。夜三啼。啼有定時。三啼畢而日已將升。其有天高日朗而啼者。則爾曹誠之。天必變矣。土人聞之。大悅。徹夜不寐。聽雞報二四六時。歷歷不爽。乃樂甚。問長子願鬻雞乎。價值幾何。長子曰。願得金使驢所能負者足矣。土人同聲曰。如此。價值實大廉。遂如言畀金。長子滿載而歸。二弟見之。愕眙不已。次子曰。吾今亦欲荷鎌出。或能善售之耳。然而殊不驗。歷過數村。村人咸肩一鎌。一般美好。厥後次子亦交佳運。抵一島。土人從不識鎌。禾熟。則赴田拔之。從事頗艱。且穗紛紛多墮地。次子乃以鎌代割之。立盡一畦。土人大驚異。張口瞠目而視。願出巨金。以購得此奇寶。次子遂售鎌。而匹

馬載巨金以歸。幼弟聞而羨之。亦欲出而一試貓之才。既登道。初遇如其二兄。徬徨內地。殊不利。蓋其地多貓。無有願購之者。既而入一島。島無一貓。鼠大擾。白晝奔競於几案之間。不問有人與否。輒出攫食。島民遍地呼冤。王居宮中。亦甚苦鼠患。室四隅擾擾有聲。遇物卽嚙。此正貓用武之鄉也。貓至。大索鼠。不移時而二室掃盪一清。百姓叩閣。咸稱願購。此奇獸。不論價值。且以公益爲辭。幼弟遂請以一騾滿載金寶。以易其貓。王許之。幼弟歸家。而贏利且過其二兄矣。斯時貓餐宮中之鼠。不可數計。鼠大滅。惟日亟亟治事。疲困之餘。患渴殊至。乃兀立仰首鳴鳴而鳴。王聞聲。大驚異。亟召國衆至。衆聞之。多駭竄。甚或有哀號匍匐而遁者。王乃大開會問策羣臣。羣臣曰。臣等寧被鼠擾。不願留此獸。以受奇驚。遂決議使行人傳命於貓。偁令出都。否則將以兵力從事。使者至。問貓曰。爾願去乎。貓此時渴喉焦燥。仍鳴鳴而鳴。使者誤以爲否否。遽返報於王。羣臣曰。今惟有用兵矣。乃發兵陳巨礮擊之。弗中。復舉火燔宮殿。火勢旣烈。延及貓所居。貓越窗出。而圍兵未之見。

猶縱火不已。於是貓遁。而全宮已墟矣。

醜髯大王

國王有一公主。貌絕美。而傲睨不可一世。凡貴介至。而求婚者。公主無一當意。且多狎侮之。一日。王大張宴。邀諸嬌客。論爵列坐。王居首。親王次之。公侯又次之。公主至。一一相見。均有諷刺之辭。其第一客太肥。公主識之。曰。圓似盤。次太長。曰。五月竿。英人每逢五月朔日。舖一長竿。以慶佳節。次太短。曰。似粉團。次太白。曰。似粉壁。又次太赤。曰。雞冠花。其六僂僂。則曰。此焙人所用之碧枝。以拂鱸竈者也。一一謔嘲畢。卒見一客。則益大笑。曰。諸公盍視之。彼髯如敗筭。宜名爲醜髯大王。客遂有醜髯大王之稱。國王見女傲慢如此。開罪諸客。則大怒。誓以其女妻第一臨門之丐者。不問其願與否。決意行之。二日後。忽有一行伶至。引嚙窗前。王聞之。卽曰。導之人。少須從人。導一襪。褻卑污之乞丐入。立王及公主之前。歌一曲。乞錢。王曰。若歌技絕佳。吾以公主賜爾爲妻。公主聞之。哀告不願。王曰。吾旣誓以汝嫁第一臨門之

丐者自當踐言。公主痛哭流涕爭之。不得。王卽日招牧師至。命公主與伶人結婚。旣成禮。王曰。可拼擋行具。爾不能更居此矣。盍隨夫壻遠征。丐者離宮。遂挈公主去。過一廣林。公主曰。此誰氏之林。而葱鬱若是。其夫曰。醜髻大王者也。使爾嫁之。則爾有之矣。公主歎曰。嗟乎。予生不辰。不嫁醜髻大王。繼過一美臯。公主曰。美哉。沃哇千里。一綠無垠。此誰氏之臯也。曰。醜髻大王者也。使爾嫁之。則爾有之矣。公主歎曰。予生不辰。不嫁醜髻大王。未幾。又過一大城。曰。巍巍乎誰氏之城也。曰。醜髻大王者也。使爾早嫁之。則亦爾有之矣。公主歎曰。噫。命之蹇矣。吾胡不嫁醜髻大王。伶曰。此胡與我事。汝欲適我。我初未嘗強汝也。卒乃抵一小舍。公主曰。陋哉。編小垢污。此誰氏之穴。伶曰。此則吾與若之家也。今當居此。公主曰。僮僕焉在。對曰。胡需僮僕。有事則若親爲之。速舉火。爲我烹茗。吾憊甚矣。公主不解炊爨事。丐者不得不起助之。稍進薄餐。相將歸寢。天黎明。丐者卽促公主起。治室事。居二日。舍中食已罄。丐者曰。賢妻日費而無獲。不可久也。子宜習織筐。乃出而伐柳。負之。

歸。公主稍習織筐。十指痛如裂。丐者曰。無濟於事。若不如學紡。公主從之。紡線割公主指。血泉湧。伶曰。噫。若乃一無所長。不能任事。吾娶妻若是。奈何。今惟有負販爲業耳。乃出販瓷器。瓦缶之屬。命公主曰。若負之往。立於市而售之。公主歎曰。嗟乎。使我負此而求鬻於市。朝士過而見之。寧不爲媵笑乎。丐者不顧曰。使爾不欲饑餓而死者。則當勉爲之。公主無可如何。乃往。其始業甚昌。人見此絕色之妹。咸爭沽其器。有金狂揮。不復論貨矣。旣立業。夫婦安居。一日。其夫置新器甚夥。命婦坐市隅。鬻之一醉。兵突至。騎馬衝其瓷棚。棚倒。器搗毀無餘。公主泣。手足無措。曰。噫。吾何以爲人矣。不知良人將作何語。奔歸。訴之。夫夫曰。不料爾愚。駮至此。設棚於鬧市之中。而當其衝。不毀奚待。今毋泣。吾見爾與此不相宜。曾赴宮。問需。宦婢否。則正缺其一。吾薦爾矣。爾往可恣食也。自是公主遂爲宦婢。佐膳。人執污賤之役。殘殺剩馘。許其攜歸。夫婦乃恃此爲生。入宮未久。一日。聞長兄將成婚。赴窗下覘之。則金碧輝煌。儀仗煊赫。富麗殆不可名狀。自顧命薄。心痛若割。乃大悔。悔極。

而泣。俯首不能仰。前日驕盈之習。消滅盡矣。一僕見而憐之。餽以美馘少許。公主寘筐中而歸。出門。突遇一王子。身披縷金之服。光華射目。見公主。卽趨前執其手。求爲舞伴。公主惶悚。幾無以自容。蓋其人卽醜髯大王也。醜髯大王似有意侮弄公主。堅挽之入筐。墮肉皆覆。狼籍地上。見者咸狂笑。繼以惡謔。公主大慚。恨不能入地千尺之下。以藏其身。方欲奪門走。及階。醜髯大王復追獲之。引還。笑謂之曰。毋懼。予非他。卽舍中同居之伶也。以愛子故。遂娶子歸。亦卽道上覆棚之兵也。凡此所爲。皆所以療子之驕。而報曩日之無禮。茲事往矣。子智日以增。而過日以減。今宜大張合歡之筵矣。於是侍婢進豔服。爲公主更裝。父引朝臣至。共賀新婚。少須嘉賓蒞座。綺席紛陳。滿朝惟聞歡笑之聲。人大樂。願作者與讀者並與於斯會也。

牝牡雞

牝雞謂其婦曰。果熟矣。吾儕其入山恣食之。否則彼松鼠將摘之去。牝雞曰。此吾所大願也。且吾儕正可及時游賞。毋負良辰。乃共入山。是日天高氣爽。風景至佳。二雞流連其間。及暮不歸。其間蓋有二故。一則貪噉佳果。腹滯至不能舉步。一則牝雞懶甚。必欲得一車以代步。而後乘之歸。於是牡雞乃以果殼製一小車。既畢。牝雞登車。命牡雞挽之以行。牡雞曰。此胡可者。吾願坐車前。執鞭作御者耳。願無挽之者。車不得行。正躊躇無計。忽一鴨噪而至。呼曰。匪人何敢闖入境內。驕蹇不奉法。宜大懲之。言已。躍起以毆牡雞。牡雞固健者。卽張其利喙以鬪鴨。鴨大敗。哀號求宥。雞乃命挽車歸家。以贖其罪。鴨從之。牡雞遂坐凳上。呼曰。鴨趣挽之。往鴨果邁步而行。未幾。途遇一鍼一釘。相將行道上。鍼呼曰。止。止。日暮矣。吾儕跋涉於昏黯之中。苦甚。願附車以行。惟君憐而許之。雞聞言。審客皆羸弱輩。占地不廣。乃許之。惟戒以升車之時。不得污車上之輪。及蹋牝雞之趾。鍼與釘皆唯唯。深夜抵一小逆旅。斯時路昏黑。不辨東西。而鴨亦疲茶甚。舉步踉蹌。不能復挽車進。諸客

皆願僦屋而宿。及門。主人疑其非善類。拒弗納。顧諸客措辭殊清雅。又以牝雞道上所下卵贈之。且言願獻其鴨。日可下一卵。主人始許之。諸客既入。共御佳餐。訖。竟夕歡怍。凌晨。天方破曉。室中尙無人聲。牝雞卽起。向其婦索卵。貫一穴食之。投殼於罏。鍼及釘方濃睡。鷄搯其首而出。插鍼於主人之安樂椅上。而裹釘於其帕中。躡足出室。則鴨正臥於中庭。聞雞至。遽醒。於是鴨自澗中游泳而出。雞則奮翅踰短垣。相將偕遁。少處。主人起以帕拂面。釘刺之大痛。人廚下取火。撥罏。則卵殼忽爆裂。射其目。目幾瞽。因曰。噫。今晨胡不利於吾頭。以手捧面。且語且歸座。甫著椅。則鍼又貫之矣。主人怒不可遏。疑昨夜諸客所爲。往矚之。則室已空矣。主人大詈。誓不再納此類無賴子。橫饜大嚼。不名一錢。無以報主人之德。則惟有鬼蜮伎倆而已。

二

一日。牝雞又欲乘車出。牝雞新製一美輿。四輪皆赤。上駕六鼠。既與牝雞共升。

車行不遠。遇一貓。問曰。先生何之。牡雞答曰。將訪狐友耳。貓見其高車煊赫。請曰。先生能挈我同行乎。牡雞曰。此吾所大願。但君須自後登。且防蹶。語已。又朗吟曰。寶輿朱其輪。君來且共登。此去訪狐友。輪動鼠先奔。既而遇一鴨。一卵一磨石。一釘至。牡雞一一許其同載。既抵狐室。狐他出。室空如也。於是鼠挽車入圍。牡雞及牝雞棲於梁。貓伏於竈。鴨止於水。卵匿於巾。釘則特立於枕間。而磨石高臥於門上。未幾。狐歸。入竈取火。貓突揚灰迷其目。大駭。奔廚下盥之。鴨奮起。挾水潑其面。急取巾拂拭。卵驟破。面目皆濡。乃大怒。不暇御餐。憤憤登牀。頭方著枕。而釘又貫其頰矣。於是狂躍而起。力奔出室。及門。則磨石忽墮。壓其首。狐立斃。諸友遂以狐窟爲窟。卒同居焉。

雪霰

仲冬之月。雪花紛飛。王后方臨檻而刺繡。檻以黑檀木爲之。堅緻而有光。王后徘徊檻畔。且刺且觀飛雪。偶一不慎。針傷指。出血三滴。濺雪中。后覩此。忽動一念曰。

他日吾女長成。苟能白似雪。赤似血。而黑似檻上檀者。則其美爲何如。已而女長成。果如其意。膚白如雪。腮赤如血。而髮黑乃如檀。因名之曰雪霏。后殂。王續娶一后。美而驕。不欲世有一人而美貌更出其上者。身畔恆置一鏡。日臨照之。吟曰。數去名閨秀。阿誰貌最妍。明鏡儻相告。吟至此。鏡忽答曰。后魁百花先。后乃大喜。已而雪霏漸長成。貌美甚。七歲。風儀奪目。且過於后。一日后復臨鏡而吟。鏡答曰。縱說夫人容絕代。雪霏風貌更如仙。后聞之。大怒。妬恨見於顏色。立呼近侍命之曰。趣棄雪霏於荒林。吾不欲再見之矣。侍者引雪霏出宮。雪霏哀號乞命。侍者亦殊不忍。曰。公主。此后命也。吾詎能救汝。侍者既棄雪霏。意此纖纖弱質。獨處荒郊。獸至則必無幸矣。特又無可如何。生死亦祇聽之。斯時雪霏徬徨野次。焦悚萬狀。猛獸四出。時聞吼聲。顧無一害之者。薄暮。抵一小舍。足力已不支。因入而少憩。則見舍中陳設殊雅潔。案上覆以白布。列七小盤。盤有麩黎。旁更置七小壺。壺貯美酒。刀叉井井。秩然不亂。倚壁並列小榻七。中虛無人。時雪霏餓甚。取盤中麩黎食之。

並傾酒而飲。既飽思眠。試諸小榻。或太長。或太短。惟第七之榻爲宜。乃臥。少頃卽酣。既而主人至。則七侏儒山居掘金爲業者。燃燈四照。見室中景象殊異。其一啮曰。誰坐吾椅。其二曰。誰食吾盤殮。三曰。誰啖吾麩黎。四曰。誰動吾匙。五曰。誰執吾叉。六曰。誰握吾刀。七曰。誰飲吾酒。於是羣起察視。一人瞥視雪羹臥牀上。驚駭狂呼。諸兄弟咸集。秉燈審視雪羹曰。天乎。天乃生此美人。七人相視大悅。互戒勿驚其睡。第七侏儒遂與他兄弟共宿。聊度一宵。及晨。雪羹寤。遂告之故。七人意頗憐之。因言爾能治家。非井代烹任澆濯等事。則仍可同居。且當極力顧恤。爾語畢。七人出。竟日入山。就役搜採金銀。雪羹則居其室焉。七人又時誡之曰。后日久必將知爾所在。爾宜慎之。毋使他人入室也。時后方以爲雪羹已死。國中惟己爲絕色之姝。因復臨鏡而吟曰。數去名閨秀。阿誰貌最妍。明鏡儻相告。鏡答曰。后魁百花先。山中高士宅。林下美人眠。爲報雪羹在。翩翩世外仙。后大驚。久乃知鏡不虛言。雪羹果在。意恨甚。蓋實不願使人間艷色更有出己上者。乃僞裝爲一售賣雜

貨之老嫗。逕赴山下。抵侏儒之舍。高呼求售。雪囊自窗中望之曰。老夫人無恙。售者何物。嫗曰。緣帶絨線及一切貨物咸備也。雪囊自思曰。不如招之入。觀此老嫗。殆必爲一良善之人。遂啓扉納之。嫗曰。若胸衣之緣太陋。吾擇佳者爲爾易之。雪囊不知其詐。立近嫗前。嫗突握其領。緊勒之。雪囊氣絕。仆地而僵。后曰。從此無更出吾上者矣。遂去。及夕。七侏儒歸。見雪囊臥地不動。若已死者。悲楚不可言狀。挽之起。則口鼻間尙微有呼吸。竭力救之。乃甦。七人曰。嫗卽后耳。他日吾儕出門。子不可更納一人。后歸。輒向鏡而吟。鏡答曰。后魁百花先。山中高士宅。林下美人眠。爲報雪囊在。翩翩世外仙。后聞雪囊仍在。怨恨不勝。心血潮湧。更易服與前不同。攜一毒梳而行。抵侏儒之舍。仍叩門而呼曰。美貨出賣。雪囊曰。吾不敢更使人入。后曰。爾試觀吾手中之美梳。爲何如者。言次。授以毒梳。梳絕精雅。雪囊受之。不忍釋手。試掠其鬢。則毒氣中腦。遽仆地不省人事。幸是日侏儒早歸。見雪囊臥地。亦測知其故。亟取毒梳棄之。雪囊又蘇。盡告侏儒。侏儒乃戒以下次不可啓扉。后歸。

對鏡。鏡答仍如前。后憤甚。呼曰。吾必致雪霽於死地。雖以此殺身。亦不恤也。潛入一室。製萍果一枚。內蓄毒。而外則紅豔可愛。嘗之立死。於是更服村嫗之衣。越山而踵侏儒之門。雪霽探首窗下。言曰。侏儒戒吾勿啓扉。故予不敢。老嫗曰。惟子所欲。今吾遺汝一至佳之萍果。汝其受之。雪霽曰。否。予不敢受。嫗曰。癡兒。何懼之甚。若以爲毒乎。則吾食其半。子食其半可耳。蓋此萍果固半美半毒者。老嫗手擘其半食之。了無他異。雪霽初見萍果鮮豔可愛。亦欲染指。又見嫗食之甘。遂不覺受之。顧萍果甫進口。未及下咽。而雪霽已倒地而僵矣。后旣歸。復臨鏡前。鏡始答曰。后魁百花先。后自是妬懷消釋。快樂無涯。薄暮。侏儒歸家。見雪霽頽臥地上。唇間氣息都無。大懼。扶之起。爲之櫛髮。取酒及水。饋面。俱無效。守視七日。終不甦。則以爲真死矣。謀葬之。惟見其嬌紅暈頰。顏色如生。七人則又殊不忍。乃互議曰。地下寒洳。不可露骸而葬。因爲製玻璃之棺。以便日日省視。棺上以金字書名曰。雪霽公主之柩。厝諸山上。一侏儒常坐而守之。鳥皆來弔。始爲梟。鴉繼之。鳩又繼之。雪

雲僵臥棺中。宛然如睡。久之。而膚之白仍如雪。腮之赤仍如血。髮之黑仍如檻上檀。風貌初不改也。既而一貴公子走謁侏儒之廬。見雪雲及金字之名。願餽侏儒金。而求得雪雲之尸。侏儒曰。雖舉天下之金。以易其尸。吾不忍也。厥後公子哀懇不已。侏儒憫其情摯。乃許之。舉棺將發。而雪雲口中所嚙之萍果。忽焉墮落。遂遽然而醒。問曰。予今何在。公子喜曰。醒乎。子故無恙也。遂具語以往事。且曰。吾之愛卿。天下莫與易也。今願偕予返宮。共訂姻好。雪雲許之。結婚之日。富麗奢華。莫與倫比。且邀后赴筵。后。雪雲之仇也。是日靚粧豔服。對鏡自喜。吟曰。數去名閨秀。阿誰貌最妍。明鏡偷相告。鏡答曰。此間后獨專。國色別有在。且看蕊宮仙。后聞之。大怒。既妬且奇。必欲一覩新婦顏色。至則新婦非他。卽雪雲也。后固以爲雪雲死久矣。不料其儼然且在。驟見之。駭且怒。一時手足戰栗。憤極而倒。且鬱鬱成病。以沒。厥後公子與雪雲承襲王位。享國甚久。

履工

一履工執業甚勤。而所獲不足自贍。家大困。蕩無所有。一夕檢視遺革。僅可製履一雙。屨工裁成之。置諸案上。擬俟明日早起爲之。遂就寢。凌晨而起。甫欲執工。則所裁革已不見。惟成履一雙置案頭。屨工大詫。不知所云。旣而審視其構。則製法絕勝於尋常。雅潔華妙。可稱傑作。須臾。一客至。喜而購之。出價溢於常履。屨工得錢以市革。可多製二雙。及夕。仍裁革而寢。孰知屨工可以不必操勞。詰旦而屨又成矣。俄而市者至。厚酬其值。屨工更以市革。可多製四雙。先一夕裁之。則天明而又成。如是者數數。日入而備。日出而成。於是屨工生業陡盛。家道爲之小康。一夕將及耶誕之辰。屨工與婦圍爐坐話。因曰。今夕吾將坐而矚之。不知此操役者果誰也。婦從之。爲燃一燈。徹夜常明。二人匿於室隅之幃中。以窺動靜。夜將午。忽有二裸豎至。坐於屨工之案上。取已裁之革。倏而縫。倏而襯。度指若飛。屨工眙愕不已。注視久之。而二豎子已先後逝。迅疾如電。更視所作。則已竣工。蓋屨又一陳案上矣。次日。婦語其夫曰。小豎子致我儕於富。我儕自應知感。而思所以報之者。

昨見其奔走四室。袒兩臂。將何以禦寒。吾意擬爲之製一衫。一袍。一半臂。以酬其勞。而子則爲製二小履。何如。屨工聞言大悅。一夕諸事具備。陳諸案上。以代裁革。二人仍匿而窺之。夜半。二豎子至。將坐而執役。則見衣履二襲陳几上。華美而精。乃大樂。起而著之。舞蹈騰踊。出門而逝。自是遂不復見。而屨工夫婦安居樂業。遂稱小康焉。

蕪菁

有兵士二人。兄弟也。兄富而弟貧。貧者思有以善治其生。則脫袍而業場圃。掘地以種蕪菁。久之。蕪菁皆長成。一株獨巨。豐碩日甚。長且不已。直可謂之蕪菁王矣。又久之。是蕪菁臃腫且充一輿。二牛之力不能挽。弟乃籌念曰。予今將焉用此蕪菁。鬻之則其利未必加豐。食之則其味亦未必加美。曷若齎此以獻於王。或可邀重賞。此策之上者也。於是以數牛駕車。載蕪菁以獻於王。王喜曰。此天下之奇觀也。吾考驗植物亦夥矣。從未見奇偉若是者。子烏乎植之。豈子得天助耶。設果如

是則子誠福裔矣。弟曰：否否。臣非福裔。乃兵之困窶者也。常虞不足以圖存。故脫袍以灌畦。去兵而學圃耳。臣有兄而富。陛下知之。舉世亦無不知之。夫舉世所以忘臣者。則以臣貧故也。王聞言。意頗憐之。曰：子不久貧矣。吾必使子有以富於其兄。遂賜黃金土地。畜牲無算。而弟遂大富。其兄且不能擬之矣。其兄聞之。知弟以一蕪菁之微。遽一躍而躋於富域也。則深嫉之。思亦欲仰邀佳運。如其弟者。乃具黃金若干鎰。名駟若干乘。獻於王。固知王賞之必厚也。意謂其弟以一蕪菁而享報如是其豐。則其所以報黃金名駟者。當何如耶。王受貢。果大悅。而思有以報之。曰：天下之珍異。孰有過於此巨蕪菁者乎。當以賜汝。兄不得已。載之於車。以歸。及家。憤怨不可名狀。躊躇久之。惡念斗起。遽欲殺弟。以洩其恨。乃招多數無賴。教之埋伏野外。而已。則入言於弟曰：愛弟。吾探得藏金之所。邀汝共發之。得則均分。弟坦然不疑。卽從之往。正行間。無賴突起。執之。將懸而殺之於樹上。措置未畢。忽聞遠遠馬蹄之聲。大駭。急推弟入一囊。力拽其縋。而懸於高樹之間。乘馬者已至。無

賴大奔。各鳥獸散。弟嚙囊得一穴。探首外望。則見乘馬者。狀似書生。頗風流自賞。緩轡行歌。囊中人見其過樹下。則呼曰。無恙。先生無恙。書生四顧。未見一人。初不知聲自何來。訝曰。誰呼我者。囊中人曰。試舉目而高矚之。則見我矣。吾今處智囊之中。凡高遠驚奇之事。靡不一覽而知。舉此以衡萬千庠序之學問。皆不我及也。子倘不信。盍一試之。蓋吾居此。能窺星辰之轉運。風雨之變遷。海濱之沙數。以及匹夫匹婦奇禽怪獸之性質。咸一一如掌上觀紋。益智誠不淺哉。書生聞之。大欣羨曰。今日何幸得與子相遇。吾亦欲少坐囊中。君其能汲引否乎。其人佯爲不願。狀曰。此中盈尺之地。或尙可假。然此非吾所願也。書生求智之念。殊迫切。苦求數四。且許厚酬。其人意似稍轉。曰。然則解綆而縱智囊下。則子可入矣。書生從之。敢囊而縱其人出。曰。吾宜入矣。旣入。其人復呼之曰。且緩。此非其道。因并推其首入。而密緘其囊。於是求智之人。倏焉而飄忽半空矣。其人望而笑曰。吾友。今果何如。吾意爾經此一番。當必能增其智矣。言已。卽乘書生之馬而去。而書生自墮其智。

必待後有過者始釋之矣。

薩潞敦

牧者蓄一犬曰薩潞敦。老矣。齒墮且盡。一日牧者及婦並語室前。牧者曰。薩潞敦老矣。不復能事事。明日吾將殺之。婦曰。乞赦此窮蹙之義畜。彼劬事有年。在理。吾儕宜贍其餘生。牧者曰。彼頭上不留一齒。盜賊見之且無懼。吾儕焉用彼爲。休矣。彼死期卽在明日矣。時薩潞敦方臥其側。聞之。大懼。日旣暮。乃潛往其好友狼所。狼居在林。犬入。卽具告以主人夫婦問答語。不勝悲楚。狼曰。君毋慮。吾當授子以良策。爾家主人每晨偕其婦赴田。必攜其稚子自隨。及力役時。則寘兒林蔭之下。叢棘之中。子則傍兒而臥。狀若守之。如是者非一日矣。明日。我預伏林中。突出攫兒去。爾併力追之。吾棄兒而汝負以歸。彼見汝有救兒之功。則必德汝。汝一生可無虞矣。犬悅其策。如言而行。狼攫兒去。牧者夫婦奔救弗及。大啼。薩潞敦逐而及之。負兒以還。牧者喜摩其首曰。老薩潞敦有救兒於狼口之功。宜赦而參養之。吾

儕返家可豐與之食。且賜以舊墊一方。俾一生寢食無缺。自是薩潞敦安居稱意。無復他慮矣。未幾。狼來告犬曰。吾友。君莫告人。吾將攫食牧者美腩之羊。子宜掉頭不顧。薩潞敦曰。否。吾必忠於主人。狼以其爲戲言也。初弗介意。詎薩潞敦預告其事於主人。主人向於倉門之側。頃之。狼倏至。張皇四顧。方欲得腩羊而噬之。不期健挺已突加於背上矣。狼大怒。奔去。呼犬爲老奸。誓必報仇。詰朝。狼使豬來挑戰。將與犬決鬪於林中。薩潞敦孤立無援。栗栗危懼。牧者家中尙有一老貓。又祇三足。不良於行。犬不得已率之出。貓乃翹尾於空。且跛且進。狼及豬偵知敵人至。出迎之。遙見貓尾直舉。疑其方挺刃助薩潞敦戰。每行必躡。則又疑其將拾石以投己也。意頗憚之。於是定計命豬伏臥莽中。而狼則躍升於高樹。俟其至而乘間出擊之。俄而薩潞敦及貓至。四顧不見敵。相與大愕。詎豬未深匿。兩耳隆隆。垂莽外。且時顫動。貓見莽中有物。疑其爲鼠。直前撲之。且嚙且爪。豬大痛。狂躍而奔。且吼曰。爾曹胡獨虐我。我何罪。罪在彼樹上坐者。犬及貓昂首視。則果見狼坐亂柯。

中。遂相率守樹旁。不令下。狼大窘。願向薩潞敦請罪。且修舊好。犬及貓始許其下云。

獅王

一商人家有二女。將出門。問三女以心好之物。蓋將於返家時購而賜之。長者好珠。次好寶。惟少者則曰。請父親賜玫瑰花一枝。時方冬月。烏從得玫瑰。然少者風儀絕美。性酷愛花。父不忍拂其意。允竭力代覓之。與三女一一親吻。珍重而別。無何。父事畢將返。已爲二女購得珠寶。惟遍覓玫瑰不得。奔走園囿間求之。人皆嘲曰。雪中有玫瑰乎。父聞之。大憂。以夙昔最鍾愛此少女。今返家。將何以致贈。已而更抵一大城。入一園。園中景物。半似隆冬。半似盛夏。其半則枝枯葉萎。雨雪繽紛。其半則紅紫芳菲。如火如錦。商人大喜曰。今得之矣。乃步至玫瑰花下。徐折一枝。歡然乘馬而去。未數武。突有一惡獅躍出。吼曰。汝爲誰。乃敢竊吾之玫瑰花。吾必生啖汝肉。商人曰。吾不知園爲汝有。誤折一枝。今其能赦吾生乎。獅曰。爾苟許我。

以歸家第一所見者與我。則當赦子之生。且以玫瑰花贈若女。商人不願曰。此胡可者。吾少女平日性最孝。聞吾歸。彼必奔逐。則吾先見者必彼也。烏能與汝。時商人同來之僕。震悚特甚。從旁解之曰。否。吾以爲主人歸家時。第一先見者。或爲彼所蓄之一貓一犬耳。盍許之。商人不得已。乃允所請。而攜玫瑰花以歸。未幾。距家已近。則見第一來迎者。果少女也。奔至與父親吻。歡迎歸家。見父攜玫瑰花。益大喜。其父則不勝愴惻。泣而言曰。嗟乎。吾之愛女。此花價值殊太貴。吾已以爾許與彼獅。彼獅得爾。將肢裂而飽噉之矣。遂語以頃間之事。勸其毋往。但聽之可耳。女不可曰。父親有諾。不可不踐。兒卽往適彼獅耳。彼獅有情。亦必許兒歸寧。翌晨。女別父而出。迤邐以往獅所。獅魔王也。晝則變形爲獅。夜則仍還人相。女旣至。王出迓甚恭。則青年玉貌。儀表非常。王蓋儼然一美男子也。女遂嫁之。合歡筵開。玉人成對。喜可知矣。王每晚始臨朝。天明卽別女而去。不知所往。夜則復來。如是者非一日。習以爲常。一夕王語婦曰。明日翁家大姨將結婚。大宴賓客。卿欲蒞視。當使

一獅導卿往。女聞得重見老父，大悅。遂偕一獅往。家人謂其物化久矣。見之皆狂喜。女遂歷陳其往事。筵終而歸。未幾，其二姊亦婚。招之赴宴。女乃語王曰：妾不欲獨行。王能偕妾往乎？王不可曰：是不能脫使炬光而臨吾身。則魔且益深。將化而爲鴿。翩揚於大地者七年。而後得脫。此豈非大危險耶？婦固請曰：吾必當意。勿使炬光臨子之身。可乎？王不得已許之。二人攜其稚子同往。既至，婦命其夫入居一閣。閣垣墉高厚。遮護殊嚴。而不防門之尙有一罅在也。是日供張甚盛。一羣人自禮拜堂出。過閣前。寶炬先導。微耀達於王之身。王忽不見。其婦入覓之。則惟見一白鴿。鴿曰：七年之中。吾將翱翔於大地之上。時降素羽。而示子以塗。子逐之。則必得及。及之則吾難可釋矣。遂振翮奪門而去。其婦從之。時有素羽下墮。婦既識途。日夜奔逐。皇皇大地之間。目不敢瞬。足不敢停。如是者倏已七年。婦念流光之飄速。幸患難之將終。稍稍喜慰。庸詎知太平不常至。而安樂固未易期耶。一日正行間。失墮羽所在。舉目四矚而不見鴿。自思曰：今而知人力之易窮也。乃仰首向日。

而呼曰。日乎。子普照萬方。上窮高岡。下臨深谷。其亦見吾白鵠否乎。日曰。否。未見之也。吾今授子一篋。子臨難可發之。婦稱謝而行。及夕。月出。婦又呼曰。月乎。子徹夜常明。薄高壤而穿幽林。其亦見吾白鵠否乎。月曰。否。吾未之見。今授子一卵。子臨難可破之。婦又行。時夜風泠泠。拂面而過。婦乃迎風而呼曰。風乎。子東撓林而西撼葉。殆必見吾之白鵠也。風答曰。否。吾未之見。吾爲子轉詢之。彼輩或曾見之也。俄而東風西風。倏至。皆言未見。惟南風則曰。吾曾見之。彼已入紅海矣。七年之限滿。復化而爲獅。今方與一龍鬪。龍。魔姬也。意欲奪子之所天。吾將授子一策。子往紅海。海之右岸。植竿數十。子數之。至於十一。則折之。助獅而擊龍。則獅必勝矣。但二魔亦必復其人形。子宜速挈王以返。否則必遺後悔。婦往。一一皆如所言。乃拔十一之竿。助獅而擊龍。獅倏焉而王。龍倏焉而姬。婦見王。喜極。流連其間。忘卽挈之返。姬乘間挽王之臂。棄婦而去。婦大憤。然勇猛不少衰。且誓曰。使風一日而吹。雞一口而鳴者。則予必有一日獲之。行行旣久。厥後乃抵一城。姬與王先入。入

卽張燈設宴。將成婚焉。婦聞之。呼曰。皇天祐我。乃發日所賜之篋。得衣一襲。光怪陸離。如火耀日。婦服之。入宮。人人爭睇。新婦見而好之。曰。願售乎。婦曰。願售。但不以金錢而以血肉。新婦不解。婦曰。俟吾今夕與新郎語於室。而後授子衣。姬許之。而私囑侍童灌王以睡藥。使之不聞不見。及夕。王寐。侍童導婦入室。婦坐於其夫之側。語之曰。妾逐子七年。備嘗艱苦。又助子以伏擊龍。子乃忘妾耶。王熟寐。不聞亦不答。語之再三。熟寐如故。既而侍童至。偁解縷金之衣。引之出。婦四顧無援。獨坐荒原曠野間。掩面啜泣。良久。忽憶及月所賜之卵。破之。則得一雞及十二雛。毛羽燦爛若黃金。光華射目。十二雛皆伏於母翼之下。伸翅而嬉。誠天下美觀哉。婦起而驅之。方及宮外。新婦自窗下見之。大悅。復出而問曰。願售乎。對曰。不以金銀而以血肉。今夕再使妾一晤郎於其室。則售矣。姬思仍以前計愚之。遂允其請。不謂是日王醒後。詢侍童以夜來之事。侍童具告之。且云。此婦人今夕當更至。王乃留意。傾睡藥弗飲。俄而婦至。更向王歷敘舊情。王聞之。忽悟其爲髮妻。遽一躍而

起曰。噫。吾聞子言。如夢忽醒。姬以術魔我。我幾忘子矣。今得卿來。幸甚。於是相將出宮。中夜而遁。既歸。則稚子已長成。神逸飄俊。如其父母。夫婦偕老。享盡人間之幸福焉。

莽中之猶太人

一農人家傭一僕。僕忠慤而勤能。服役三年。主人未給以傭值。僕心中籌維曰。不祿而事。不可長也。乃往語主人曰。吾之劬於事也有年矣。在理勞者宜酬。主人其何以報我。而此農人者。財虜也。夙知僕爲人心胸篤實。乏機械。乃出三便士予之。以一便士爲一年之俸。而僕視之。已如獲巨金。自語曰。吾今擁此多金。胡爲鬱鬱久居此哉。不如寄跡四方。及時行樂耳。於是寘金於錢囊。別主人出。踰嶺越谷。獨行野次。酣歌狂舞。意至愉快。俄而一侏儒遠遠至。問何故興會若此。僕曰。吾胡爲乎不樂。吾軀健而囊豐。尙有何恤。吾節三年之俸。而無一日之費。金盡在囊。何樂如之。侏儒曰。得金幾何。僕曰。三便士足金。侏儒曰。盍以貽我。我貧困甚矣。其人憫

之。遽盡舉所有以相贈。侏儒曰。吾觀子爲人腕摯。而尤有義俠之心。今當錫子三願。以一願酬子一便士。惟子擇之。僕聞言。益沾沾自慶。其佳運。因曰。吾所願有甚於錢者。其一願得一畫弓。擊弓出郊。矢發而物落。其二願得一良琴。能使人人聞聲起舞。其三則願人人於我有求必與。侏儒皆許之。並與以一琴一弓而去。吾書中之摯友。遂亦上道。中心欣怵。更倍於前。行未遠。又遇一年高之猶太人。方徘徊樹旁。樹上有一畫眉。棲高柯之顛。歌聲雝樂。猶太人曰。佳哉此禽。吾不惜重金致之。僕曰。果爾。吾爲爾立致之。於是促步而前一彎弓。而畫眉墮於樹下之叢莽中矣。猶太人匍匐入求之。甫至叢莽深處。僕遽取琴而鼓。猶太人聞之。始而跳舞。繼而騰躍。終乃至聳身半空之中。琴愈鼓。則猶太人踊愈高。敗棘裂其服。身上懸鶉百結。創痕殆遍。血湧不止。猶太人乃嘶曰。先生宜體天意。速罷彈。予有何辜。遭此荼毒。僕曰。汝平日專能朘削貧民。以爲己利。今則受報矣。語已。又撫一曲。猶太人哀告再三。且願獻金自贖。惟所獻甚微。不饜僕意。僕乃益鼓琴。使之高舞。僂僂。猶

太人大懼。獻金益多。厥後乃盡舉囊中第祿靈一百與之。則皆其敲詐貧民所得者也。僕乃罷彈。盡取其金置囊中。懸琴而行。竊喜其貿易之獲幸。猶太人則匍匐自莽中出。身衣半袒。狀亦楚楚可憐。立誓必報此仇。以洩怨憤。遂赴法庭控告。謂道遇一無賴子。要劫其金。並加捶楚。且言其人形狀奚若。背負一弓。項懸一琴。可追而捕也。法官派吏往捕。四出邏緝。卒得之。解訊公庭。猶太人供詞鑿鑿。直指僕爲盜。僕辯曰。否。吾爲汝鼓琴一曲。而汝自解金相贈耳。法官不之信。斥爲妄言。令趣縊之。則獄事平簡矣。願僕仍屹立階下。徐致辭曰。求堂上俯採臨死之言。法官曰。汝何言。汝殆欲乞命耳。僕對曰。否。吾非乞命。請一鼓琴以當訣別耳。猶太人大懼而呼曰。不可。不可。願堂上毋聽其言。法官曰。此調彼今後不得再彈矣。盍姑許之。實則法官之所以不能違其請者。亦侏儒許以第三願之力也。猶太人至是。急又呼曰。然則請諸君速繫我。繫我。否則我不堪矣。語未畢。僕已取琴而鼓。至第一節。法官吏役等皆手舞足蹈。不克自主。竟無一前繫猶太人者。至第二節。則刑人

亦縱囚而舞。三節未終。而滿場之人。一一高踊。自法官庭吏。猶太人以及觀者。咸雜沓而舞。其始尙聞歡笑聲。頃之。狂舞將不可止。衆始大噪。共求僕停鼓。僕不聽。鼓如前。旣而法官不第許赦其生。且願還其一百第祿靈。僕始止。呼猶太人而謂之曰。爾奸賊。今可以言矣。胡得此金。否則吾更鼓琴以娛汝。猶太人不得已。乃對衆言曰。此金吾實竊得之。今自承矣。彼則取之以義也。於是僕徐徐攜琴去。而猶太人遂承其乏。上縊架焉。

金山大王

一商人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幼甚。尙未嫻步。商人故巨富。家有二船。乃盡舉所有資財。購貨物。置二船中。將經商海外。俄而得報。則二船均沉沒海中矣。一時家產盡沒。驟貧困。一身之外。更無長物。所遺者。僅薄田一區而已。一日徘徊田中。將驅遣其心中之憂鬱。而憂鬱益甚。方欲歸去。突見一侏儒立其前。狀殊醜惡。侏儒問商人何故戚戚若此。商人曰。脫爾能有益於我者。則當告子。侏儒曰。爾詎料吾無

益於爾耶。請速以事語我。我或能少効綿薄耳。商人乃具告以二舶沉沒。家產蕩盡事。侏儒曰。唉。此胡足慮。子但許我以今日歸家第一所見者。於十二年後。舉以畀我。我當贈子以金。一惟所欲。商人初無遠慮。且謂彼所求不奢。而報施乃如是其厚。遽允之。當時共議立約。且各簽名。以實其事。商人歸。甫及門外。幼子見而大悅。匍匐至其前。抱其兩脛。其父驚悚。始悟他日當與以一子。意大悔。顧久之而金不至。心乃少慰。以爲此侏儒之戲語耳。約一月以後。商人偶爾登樓。入雜物之室。將覓舊鐵市之。以博數金。忽見地上積有一巨堆。視之。皆金也。商人大喜。卽出而營業。於是復爲豪商。富且過於其前矣。未幾。子漸長成。十二年之期將屆。商人終日戚戚。憂慮見於顏色。一日其子堅叩其故。商人始尙不肯告。厥後乃述之。謂一時不察。竟以兒鬻於醜惡之侏儒。今十二年之期將屆。我必踐約矣。其子曰。阿父勿憂。彼豎子豈吾敵哉。請觀其後。及期。共會於所約之地。其子畫圈於地。與父並立其中。侏儒倏至。語商人曰。若所許我者。已將來未。商人噤不能語。其子對曰。汝

今焉欲。侏儒曰。吾與爾父言。無與於爾。其子曰。爾特愚弄我父耳。趣廢約。侏儒曰。否。吾烏能自棄其權利。於是互相爭訟。斷斷不休。厥後乃議定。寘一破艇於大河之側。使其子坐其中。而父宜手推之入水。使其子飄泊無歸。其子遂與父別人坐艇中。父推艇。艇甫入河。而半舷已沒水下矣。商人意子必死。佗僚而歸。不勝悲愴。顧艇實未沉。泛棹順流而出。其子安坐其中。卒抵一國。不知其名。既登岸。則見一大城橫於前。城中閭寂蕭條。似鮮人跡。入城。抵一室。忽遇一白蛇。蛇。魔姬也。見其子至。倏化爲人。大悅曰。君果拯我而來耶。吾待君十二年矣。吾知拯我者。非子不可。今夕有十二人至。面皆鰲黑。以鏈周其身。彼輩問君何語。君勿之答。惟其所爲。雖夏楚鞭扑。忍受之。莫發一詞。一交十二時。彼輩必去。次夕更有十二人至。第三夕。則有二十四人。彼輩見汝不之答。或且斷汝脰。然十二時一至。則皆盡喪其權。吾得釋此大魔難。則必以救生之水。濯爾之身。爾甦。且當康健如恆。其子從之。所言果一一皆驗。及第三夕。姬果救之甦。抱其項而與之親吻。二人遂結婚於禮拜

堂自此滿城熙樂。其子卽爲一國之主。名曰金山大王。夫妻好合。未幾。后誕一子。韶光迅速。忽忽八年。一日王忽思及老父。必欲歸省之。而后則恆尼其行。曰。君不聽妾言。禍且至矣。王哀懇再四。后不得已許之。臨別。后贈如意指環一枚。曰。取此以約君之指。凡有所欲。無不立至。惟須允我一事。不可以指環之力。而召妾於君父之前。王許之。御環於指。發願欲至父所居之城。頃刻而身在城門下矣。衛士見其服飾詭奇。拒不納。王乃登山入一牧者所居。假其舊褐。衛士不察。遂得入城。既抵家。其父已不之識。王自承爲商人子。商人弗信。謂其子已早亡矣。且見其衣似貧窶之牧者。遂言非是。其人堅請曰。吾身上豈無一痣。足以表明我爲若兒者乎。其母在內聞之曰有。吾子右臂之下。有一痣。若覆盆然。爾有之乎。其子袒示以痣。然後其父母始信所言之確。骨肉相見。喜可知也。既而子言兒今爲金山大王。娶一公主爲妻。有子已七齡矣。商人曰。此必不確。世詎有名王出狩。而服牧人之褐者乎。其子急欲自實其言。顧無可爲證。遂忘前日之諾。旋其指上之環。召后及太

子至。俄頃而二人已立其前。惟后涕泣而言。謂其背諾。禍不遠矣。王力慰之。后狀似稍寧帖。其實不然。蓋彼已蓄他志矣。一日王偕后散步城外。示以當年破艇飄流處。旣而王坐於地上曰。吾憊甚。卿坐吾旁。吾將支首於卿之胸前。少睡片時。王旣熟睡。后潛脫其指上之環。率太子遁歸其國。迨王醒。孑然顧影。悽惻不勝。又視指上之環。亦已失去。因嘆曰。吾不能返家矣。苟返家。父母將目我爲妖人。今惟有浪游四方耳。他日或得機會。以返吾國。王於是悵悵而行。久之。行抵一山。有三碩人。方以析產故。爭論不決。見王至。乃呼曰。若來此。可爲吾曹作公證人。代之析產。王唯唯。詢其產。則其一爲刀。佩是刀者。但口呼頭落二字。是刀卽能飛出。而疾斬仇人之頭。其二爲衫。衣是衫者。能隱身而化形。惟其所欲。其三有靴一雙。人著之。欲何往。卽何往矣。王謂如此奇寶。必一試之。而後可定其軒輊。於是碩人首以衫與王。王欲爲蠅。俄頃而身已化蠅矣。王曰。佳哉。衫也。請更與我以刀。碩人皆曰。不可。子必先許我曹不云頭落。然後與子刀。不然。吾曹殆矣。王允以樹試刀。碩人始

與之。繼請靴。三者既得。王發願至金山。頃刻而往。碩人於是失其產。既不必析。亦無可爭矣。王既至城外。聞樂聲雍雍。不絕於耳。居人皆告之曰。今后氏改適。將成禮矣。王乃急加衫於身。潛行入城。立於后側。人皆不之見。每遇供饌。后未及食。王卽取食之。侍者奉酒一卮至。后甫伸手。而卮又空矣。於是后始知戒懼。漸萌悔心。入室而泣。王從之。后曰。嗟乎。邪魔困我。乃無一人拯我者耶。王曰。爾負心人。拯爾者至矣。且密邇於若之左右。然彼豈能堪此耶。遂出而逐客。謂王已返國。不必舉婚。於是廷臣百僚及賓客等皆起而訕王。王不與辨。但問曰。爾曹尙不退耶。客羣起欲執之。王拔刀一呼。賊頭皆落。遂仍爲金山大王。而夫婦偕老焉。

金鵝

一人有三子。長與次皆慧黠。幼者曰達默靈。性誠篤。年少而憨。家中人咸狎侮之。一日。長子荷斧將出。赴郊外伐薪。其母與以美餌及酒一瓶。俾於傭作時。藉以蘇困。長子出。迤邐入林。忽與一侏小之老人遇。老人前請曰。爾瓶中之醞。盤中之葑。

能少以饋我乎。我饑且渴。不可忍矣。長子笑曰。敬謝汝。汝毋作此想。是區區酒饌。我一人且虞其不給。言畢。逕去。既而長子運斤伐一樹。偶一失手。刃中左股。不得不歸家治傷。此則侏小之老人造殃也。次子繼出。其母亦與之餌及瓶酒。此侏小之老人又至。求食如故。次子亦拒之曰。吾酒饌焉能饋汝。行矣。毋溷乃公。老人怒。必欲報之。俄而次子甫一運斤。又中右股。不得已亦歸。於是達默靈言於其父曰。吾父。吾亦欲往伐薪。父答曰。爾不見爾二兄乎。今皆斃矣。爾益少不更事。不如毋往。達默靈請之甚堅。其父卒謂之曰。爾去。爾童騃。不大創不知止也。其母僅與以乾麩。及酸啤酒一瓶。達默靈至林下。老人又至。前請曰。吾饑且渴。子能以酒殺餉我乎。達默靈曰。吾僅有乾麩。及酸啤酒耳。子如愜意。吾儕可共坐食之。二人皆坐。達默靈出麩。則已化爲佳餌。視酸啤酒亦化爲美醞。二人歡呼飲啖。既醉飽。老人起而言曰。吾觀子宅心殊仁厚。以酒饌餉我。我當錫福於爾。聊爲報酬。彼處有一古樹。試斲之。則其根下有物。子必得之。言已。卽別去。達默靈如言往。伐樹。

樹仆。則見根下有穴。一鵝處其中。毛羽純金。光華射目。達默靈大喜。急捉之。入一小逆旅。將假宿。逆旅主人有三女。見鵝。大異之。謂爲奇禽。咸欲拔其尾上之羽。長者曰。吾必覓一機會。拔彼一羽。已而達默靈出室散步。長女卽潛入。手甫觸鵝。頓木然癡立。寸步不能動移。次女至。亦思得羽。甫近其姊。則亦僵立。三女又至。二姊皆呼曰。止。止。其速去。妹不達其指。私念曰。彼二人在斯。吾何不可往。趨就之。亦木立如姊狀。三人互相癡視。不復自主。竟夜與鵝爲伴。翌晨。達默靈起。取鵝出。則三女亦從之。出行亦與之俱行。頃之。抵野次。一牧師遇之。詫曰。一少年行田中。而三女子乃逐其後。此種形狀。寧不自羞。於是趨前數步。將挽三女而止之行。詎甫傍其身。則牧師亦不自主。逐隊而行。牧師之書記自後至。見主人尾從三女子後。大異之。呼曰。哈羅。哈羅。爾何之。胡奔之速。今日尙須舉行錫名之禮也。且呼且趨。執牧師之袖。手未及舉。則亦從之行。五人透邇魚貫而進。又遇二役夫。肩荷鋤。方罷役歸。牧師見之。大號求釋。二人一傍身。亦從行如前。於是達默靈挾鵝前走。七人

奮步逐其後。久之。抵一城。城中國王方御極。有一女公主。風貌絕佳。而淵靜沈穆。對人未嘗輕笑。王乃通告天下。有能使公主一笑者。卽妻之。適達默靈挾鵝至。從者亦至。公主見七人肩相摩。踵相擊而奔。不覺大笑。吃吃不休。達默靈遂得尙公主。卽日成禮。後達默靈嗣王位。夫婦和樂。共偕老焉。

狐夫人

一老狐有九尾。性甚狡獪。且多疑。時慮其妻事夫不篤。心疑之。一日。忽僵臥榻下。僞爲已死也者。狐夫人哭泣歸房。扃戶而坐。其竈下婢。乃一貓也。方倚爐坐爨。忽聞有人叩關聲。且問曰。貓姐。爾其睡乎。貓啓扉。則見一年穉之狐。乃微吟曰。白日妾不睡。請君莫多疑。新造白醞香。留餐君莫辭。狐曰。敬謝汝。狐夫人今何如矣。貓又吟曰。寂寞坐高樓。薄命淚空流。堪歎丈夫死。竟日赤雙眸。狐曰。請往語之。有一幼狐來。願娶之。貓唯唯。叩扉入狐夫人室。告以幼狐語。狐夫人問曰。彼貌若何。其亦有九尾否。貓曰。噫。彼僅有一尾耳。狐夫人曰。如此。吾不能適彼。其謝之。貓乃下。

樓謝客。客自去。未幾。又有一狐至。僅生二尾。狐夫人不甚歡迎。亦謝之。續來者更有數輩。均不愜夫人意。厥後果得一九尾之狐。竟與老狐無異。夫人聞之。躍起歌曰。貓奴開窗戶。招朋來赴筵。棄去故人骨。窗外碧衢前。迨婚筵既備。則僞死之老狐。突然躍出。執梃大呼。盡逐諸客出門。而狐夫人亦興焉。久之。老狐真死。有一狼來唁。叩其門曰。門庭何寂寂。簾幕何沉沉。釜中香且沸。借問君奚烹。貓曰。麩麩和牛漚。將爲今夕飧。勸君留共飯。當進酒一罇。狼曰。敬謝汝。狐夫人今在家乎。貓曰。寂寞坐孤幃。腸斷淚雙墜。狼曰。嗟嗟狐夫人。哀哉老狐死。夫人意若何。我願爲其壻。貓曰。此不可知。先生少坐。妾試往語之。於是貓入見狐夫人。具以狼語告。狐夫人曰。彼亦赤足而利喙者乎。貓曰。否。狐夫人曰。若是。則吾不能嫁彼。貓出辭狼。狼去。而犬羊熊獅之屬。各先後至。然均有不及老狐之處。狐夫人一一辭之。厥後來一年。穉之狐。狐夫人問曰。彼亦赤其足而利其喙乎。貓答曰。然。狐夫人乃歌曰。貓奴作速治華堂。故人骸骨棄道旁。老賊死矣我且喜。招彼風流少年郎。合歡筵開

鐘聲動。親朋逐隊歌舞忙。式飲式食樂未已。不識何時始下場。

韓賽露及葛律德露

一日韓賽露執其妹葛律德露之手而言曰。自吾母亡後。吾二人遂無一日之樂。繼母遇吾二人酷甚。日施鞭撻。食則不過麤糲之麵皮。視彼犬之臥於爐次者。優樂且弗之及。彼猶有人投以美馐。吾曹則曾未有焉。嗚呼。天心胡大不仁乎。今吾與爾遁逃。出。攜手以游四方。何如。二人出門。竟日跋涉於曠野。薄暮。投一大林。二人既勞且疲。又餓甚。於是共坐一空樹之中。相倚而睡。及晨。朝暾既出。烘林曝空。樹奇溫。韓賽露曰。妹。吾渴甚矣。必覓溪以解吾渴。且汲水供爾。爾試聽之。彼處似有流水聲。殆溪不遠矣。韓賽露乃起執其妹之手。共往覓溪。然其殘酷之繼母。實非人。乃一怪也。自二人之遁。彼已知之。潛從二人後。將加之禍。二人行行未遠。果見一溪當前。清流激石。韓賽露欲就飲。葛律德露俯聽溪聲潺湲之中。若曰。飲此當化爲虎。因呼曰。唉。兄不可飲。飲則必化爲猛獸。將噬我矣。韓賽露雖渴甚。然亦

勉從其言。曰：吾待第二溪而飲之。至第二溪。葛律德露俯聽之。則聞溪聲曰：飲此者化爲狼。葛律德露呼曰：兄乎。其勿飲。否則必化爲狼。將噬我矣。韓賽露又不飲。曰：吾待第三溪則必飲矣。我實渴甚。二人至第三溪。葛律德露聽之。聞溪語曰：有飲於此者。當化爲鼯。葛律德露曰：噫。兄仍不可飲。否則將化爲鼯也。然韓賽露此時渴極。焦燥至不能復耐。不得不飲。詎水方沾唇。而其身已化爲鼯矣。葛律德露至此。既駭且悲。痛泣不已。而鼯亦兩淚交流。依依其側。葛律德露曰：吾親愛之鼯乎。爾勿去我。我與爾永永不相離矣。乃脫項上金環。而寘於鼯之頸。折葦編爲柔組繫之。牽覺而行。迤邐入森林。抵一小舍。葛律德露窺之。則見舍中虛無人焉。自維曰：吾二人曷不暫居於此。遂出採綠葉青苔。鋪地作輦茵。俾覺寢其上。晨則擗果實之類自食。而取芳鮮之草。以飼其伴。且使自其手中食之。覺亦歡欣鼓舞。繞躍其前。及夕。葛律德露憊甚。誦禱既畢。以鼯爲枕。支頭而臥。斯時使韓賽露得返其本相者。則二人且共相慶幸。以爲一生之樂無涯矣。一日。國王率獵士大蒐於

此。覺聞四周鳴角。及馬嘶犬吠聲。必欲出而視之。曰。妹。盍令吾出。赴林外一觀。吾甚鬱鬱。不能久居此矣。妹不可。覺請之堅。妹乃許之。但囑曰。天晚宜卽返。吾闔扉以堵。狂暴之獵人。爾若叩關。則宜輕呼曰。妹。使吾入。吾知爲爾。卽啓扉。子而不言。則吾必嚴扃弗應也。於是覺躍而去。騰空跳踊。如鳥出籠。王及獵士瞥見此神駿之物。亟追之。顧不能及。旣而將及。擣矣。而彼又一躍入深莽中。倏忽不見。天將昏暮。覺奔而歸舍。叩門而呼曰。妹。速使吾入。其妹啓小扉。覺躍而入。竟夕酣臥。輒裊之上。意至愉快。翌晨。獵事又作。覺聞鳴角聲。則又曰。妹。爲我啓關。吾欲出矣。其妹又縱之去。語之曰。暮歸。記爾所宜言者。勿忘也。王及獵士見金頂環之覺。又至。起逐之。然覺行實剽疾。竟莫能獲。追之竟日。厥後乃合圍之。並創覺足。覺且蹙且行。竟走脫。踉蹌奔歸。一獵人密隨其後。伏匿而聽之。則聞覺呼曰。妹。速使吾入。於是扉闢而覺入矣。獵人嘿誌其處。返王所。具以所見告。王曰。吾當於詰朝圖之。葛律德露見傷其摯愛之小覺。惶駭殊甚。乃爲之濯血敷藥。曰。吾之愛覺。爾歸寢。創輕。

當卽愈也。翌日清晨。患果愈。至於獵人鳴角時。則此弱小之物。復躍然起曰。吾不能久居此。當出而一觀。今日吾自當意。必無意外虞。葛律德露曰。吾料之審矣。此行爾其死乎。吾必不使爾往。覺曰。必欲錮我。我將抑鬱而死。蓋吾聞角聲而幾欲奮飛矣。葛律德露不得不縱之出。怏怏啓門。覺則欣然躍而入林。王見之。謂獵人曰。窮一日之力。必追擄之而後已。惟爾曹慎勿傷之。衆應命。夕陽西下。而覺猶未獲。王遂盡遣衆獵人。而獨留前尾覺者。曰來。盍示吾小舍所在。其人導王至門。亦輕叩而呼曰妹。速使吾入。門闕。則一年少之女郎在焉。風貌翩翩。佳麗絕世。惟因見入舍者非覺。乃一金冕之王者。驚顧失色。而王則溫顏怡色。握手殷勤。低語曰。女郎。倘女郎不棄。而允與余偕返者。當册立爾爲王后。女郎曰。可。惟吾必攜覺而往。吾與彼不忍片刻離也。王曰。敬諾。吾許爾一生與彼共處。語時。小窺躍而入。女郎繫組於其頸。遂別林中之小舍。偕王返宮。卽日舉行婚禮。葛律德露復盡以往事告王。王使人捕怪而滅之。於是小窺之魔解。倏忽之間。仍化爲女兒韓賽露兒。

妹雅相憐愛。一生同享幸福焉。

金髮三莖之碩人

一窶人生一子。方呱呱墮地時。卽有占卜者流。謂是兒福星照命。年十四。必尙公主。兒育未久。適國王微服過是村。以諮訪民間之事。聞人言曰。此間有一窶人。誕一子。人皆謂其有福。兒年十四。命中當尙公主。王聞之。心滋不悅。乃往窶人所居。問其父母願鬻兒否。其父母皆曰否。客請之堅。且願獻巨金。其父母固貧甚。口腹且不給。見金心動。私念兒有福相。必無災。遂許之。王旣得兒。寘諸篋。跨馬而去。旣而抵一深淵。王取兒篋。投諸水。且祝曰。小子終不能妻吾女矣。篋順流而下。若有仁惠之神監之。水不及兒。約去王都二英里。篋止於一磨坊之前。磨坊主人見之。取長篙拽之起。覺篋甚重。疑內儲黃金。迨篋發。則得一佳兒。方對之嬉笑。磨坊主人夫婦時方無子。一時如獲掌上珍。相視大樂。俱曰。此天賜我也。二人撫之甚慈。仁鞠育盡瘁。及長成。秀慧逾常兒。見者咸爲之欣羨。十三年韶光。倏忽易過。一日。

王偶過其地。見之。問主人曰。此若子乎。主人曰。彼孩時坐一篋中。浮沉水上。臣因救而育之。王曰。幾何時矣。主人曰。約十三年矣。王曰。佳哉。此少年。吾欲使彼齋一書於后。爾其許之乎。果爾。吾心甚喜。當賜金二錠。以謝其勞。主人曰。惟陛下之命。蓋王頓悟其人。卽爲當年謀溺之孩。乃寓書於后。其辭曰。費書者至。則請殺而瘞之。宜於寡人未返宮以前。卽速辦妥。少年以書行。日暮遂道。折入一荒寂之林。久之。似見遠遠有燈光。向光而進。則見光自一小舍出。前叩之。一老嫗啓扉。見少年。則大驚曰。爾自何來。將何往。少年對曰。吾將赴王宮投書。不期迷途至此。幸許我下榻一宵。嫗曰。子大不幸。乃來此。此盜窟也。盜歸。恐將不利於子。對曰。吾疲茶實甚。不能再行矣。惟媪爲我謀之。乃寘書於案。仰臥一榻之上。須臾卽酣。既而盜歸。見之。問嫗曰。此少年何人。嫗曰。彼欲齋書於后。而喪道至此。吾惻然心動。因留之宿。盜攬函發之。讀其書辭。知王命戮使者。盜大笑。毀其函。而戲作一書。命后待少年之至。卽以公主嫁之。既畢。盜亦不驚少年。任其安寢。翌晨。少年醒。嫗示以途。少

年遂往。后誦書。立即摒擋婚事。少年固翩翩秀美。公主亦甚悅之。願侍巾櫛。越數時而王返。則見占者之言果驗。雖以王之狡譎。而此有福少年。仍得尙主。王於是追問其故。且及前日賈寄之書。后曰。書在斯。陛下自觀之。王閱書。則書已爲人易去矣。乃嚴詰少年。胡得私易御書。少年曰。臣不知也。此必臣中夜熟寐後。彼盜竊爲之。王大怒曰。爾不得吾命。而敢擅尙公主。罪應死。今與爾約。爾苟能身入怪洞。而盜得彼妖王頭上之金髮三莖者。則貸爾死。不然。不爾宥也。少年曰。臣當試爲之。遂與公主告別。出門而行。初至一城。衛士止之。問少年習何業。知何事。少年大言曰。吾一切皆習之。靡所弗知。衛士曰。果如是。爾正吾曹所需之人也。今市上噴泉忽竭。滴水不出。君試言之。苟得其故。則當以二驢載金以畀汝。少年曰。此吾所大願也。且待吾返而言之。少年遂行。又至一城。衛士亦問其所習之業。所知之事。少年大言如故。衛士曰。然則試舉一事求教於君。此間有大樹一株。歲產金黃之蘋果。今忽焉而葉落且盡。斯何故歟。少年曰。俟吾返而語汝。言已。又行。厥後乃

至大湖之濱。喚舟而渡。於是舟子亦問其所習所知。少年答如前。舟子曰。吾操舟爲業。既勞且疲。而遇人喚渡。吾卽若有不得不濟之者。以此恆不獲自由。子苟有以教我。我當厚酬子。少年曰。須之。吾歸則必舉以告爾。無何。少年行抵怪洞。洞中幽黑陰森。令人毛豸。是日適妖王外出。其母方坐於門外。見少年至。問曰。少年。子欲見何物。少年曰。吾欲得妖王頭上三莖之金髮。嫗曰。噫。彼苟歸。子禍且不測。雖然。吾當爲子圖之。嫗乃用術變少年爲蟻。令匿於己之衣襟間。少年自顧其身。已渺然化爲一蟻。喜曰。甚善。然吾更欲知三事。城中噴泉何故竭。樹產金黃蘋果者。何故而無葉。舟子何故而久羈於職業。嫗曰。難哉。問也。俟吾拔吾子金髮時。子靜聆其言。卽知之矣。日旣夕。妖王乃歸。則頽然一碩人也。狀貌獐惡。哮聲如雷。甫入室。卽顛空氣而呼曰。此間不佳。吾曠之。似有生人氣。碩人且語且四覓。顧不得人。老嫗詬之曰。爾又顛倒吾室中之物。何也。吾頃方一一整治之。疲勞特甚。而爾乃弗之顧。是問安得有生人者。碩人乃止。旋支首於嫗之胸前而睡。俄頃卽酣。嫗潛

拈其金髮一莖。拔之。碩人震顛而呼曰。噫。爾何爲者。媼曰。頃有一夢擾我。顛頓之中。遂揪汝髮。碩人曰。何夢。媼曰。吾夢一城市之上。噴泉忽焉而竭。不出滴水。其故何也。碩人曰。唉。爾乃不知其故歟。噴泉之中有一石。石下蟾蜍居之。水爲之塞。誅蟾蜍。則水自出矣。言既。碩人又睡。老媼又拔其一髮。碩人怒曰。爾果何爲者。媼曰。毋怒。吾昏睡中爲之。蓋吾夢入一大國。國中有一樹。歲產金黃之蘋果。今樹上葉落且盡。其故何也。碩人曰。吾知彼中之人。亦甚樂聞其故。此非他。有鼠嚙樹之根耳。但殺鼠。蘋果自生。不爾。樹且槁矣。今吾當安睡。毋再相擾。於是碩人又睡。媼聞其鼾聲。則又拔第三莖之金髮。碩人躍起。怒吼若狂。媼則溫語解之曰。此真奇夢。頃吾又夢見一舟子。日駕舟往來於湖上。欲罷不能。此豈有魔驅使之乎。碩人曰。彼駭昏之舟子。苟授其舵於舟客之手。卽得自繇。而他人不得不承其乏矣。語已。遂安睡。翌日清晨。碩人起。旋卽出門。老媼乃以金髮三莖付少年。並告以三問。何以置對。然後遣之。旣而少年至舟子處。舟子固識其人。問之如故。少年曰。先濟我。

我當語爾。舟既抵岸。少年遂語以授舵於舟客之策。言已即奔。既而抵一城。則枯樹之所在也。少年乃語衆曰。此樹之下。有鼠嚙其根。故樹日就槁。殺鼠。則金黃之蘋果生矣。衆感而盛餽之。少年仍行。繼至一城。即泉竭之處。衛士請其答前問。少年一一語以故。衛士喜甚。果以二驢滿載黃金畀之。於是此有福少年。安然返國。其妻見之。又聞其所歷之事。不勝欣喜。少年遂以金髮三莖獻於王。王亦無以難之矣。又見少年擁無數之財物。不禁謹呼曰。少年。爾何從得金。爾許。少年詭對曰。得之湖濱。今彼地存金尙夥。王曰。請子相告。吾亦欲往取之。少年應曰。陛下此去抵一湖。即呼舟子。命濟之彼岸。則金富且如沙石。是貪婪之王聞之。果往湖濱。呼舟而渡。既登舟。則舟子立以舵授之。疾躍登岸。掉頭不顧而去。王至此。無可奈何。乃承其乏而駕舟於湖上。此則其造孽之報也。今試問曰。王其至今駕舟乎。則讀吾書者必知之矣。夫人孰惡逸而喜勞。而願代之執舵者。

夕陽將下。暮景蒼茫。一幼稚之公主。閒步入林。坐涼泉之側。手中執一金球。投空而上。復張手承之下。以是爲娛。此金球固公主所心愛者。已而投球愈高。公主承之。偶不慎。球忽墮地。輾轉而入於池。公主奔視。則池水深深。渺不見底。不知球沉何許矣。公主喪球。大戚。曰。嗟乎。設有人出我金球者。吾願捐其美服奇寶。及一切浮世之所有而與之。公主語未畢。忽有一蛙伸首出水。問曰。公主。爾何爲悲泣。公主曰。咄爾賤蛙。爾焉能爲我謀者。吾金球墮於池矣。蛙曰。吾能出之。但吾不欲得寶物。而欲得公主之愛情。公主苟許我食同盤。寢同榻者。則吾必出球以還爾。公主私念曰。賤蛙言何荒悖。願彼居水底。實能爲我覓球。吾不如佯允所請。以求球還。遂語蛙曰。諾。子能負球出。則當惟命。蛙聞言。卽俯首入水。少頃。果負球而出。委諸地上。幼公主見球則大喜。奔拾之。遂不復以蛙爲念。返身而走。蛙在後呼曰。止。止。公主。爾旣見許。當挈我偕行。公主置若罔聞。逕疾奔返。翌晨。公主方坐而御餐。忽聞墀下疊發奇響。俄而漸近。則有一人輕叩殿門而歌曰。卿卿試開門。開門納

情郎。莫忘當日語。寒泉碧樹旁。公主啓扉。則見一蛙立門外。不覺大驚。急闔門。倉皇歸內室。王見公主驚懼失措。訝問何故。公主曰。有一穢賤之蛙。立於門外。昨彼爲我拾球於池中。我許彼與我同處。以爲彼固不能出池也。不謂彼今在戶。且將入矣。言未竟。蛙又叩門而歌曰。卿卿試開門。開門納情郎。莫忘當日語。寒泉碧樹旁。王語公主曰。爾既有諾。不可不踐。不如納之。公主乃啟門。蛙一躍入。徑至案下。謂公主曰。請寘我於案上。傍爾而坐。公主從之。蛙曰。移盤少近。使我可食。公主又從之。蛙縱噉既飽。則曰。吾憊矣。挈吾登樓。而寘於若之小牀。公主乃手握之。置諸繡榻之上。蛙酣睡。竟夜。天明躍而起。下樓出門去。公主喜曰。彼去矣。從此當不我擾矣。詎天將夕。又聞叩戶之聲。門闢。則蛙又入。仍臥於公主之枕旁。天明又去。第三夕亦然。翌晨。公主寤。張目四顧。則大愕。蓋蛙已不見。惟見一翩翩佳公子。美目流眄。風神絕世。亭亭立公主之牀頭。謂公主曰。我王子也。爲惡怪所迷。身化爲蛙。必待有公主出之於池。而並臥於其牀者三夕。而後魔乃解。今得卿。幸已解此毒。

魔矣。吾今無所求。惟願與爾攜手歸國。共締婚姻。我二人當一生相憐愛也。公主大悅。遂許之。二人方切切私語。忽聞門外喧聲。則迎迓王子者已至。華輿一。良馬八。衛士簇擁而前。一老僕從其後。見主人之厄運已終。喜溢眉宇。王子遂攜公主返國。即日行結婚禮。夫妻偕老。富貴無量。

狐及馬

一農人蓄一馬。馬事主。忠奮而勤勞。久之。馬漸衰老。力不能任役。農人遂不給以食。且逐之曰。吾今無需爾。爾可速離吾廐。待爾強健過於獅。而後取爾歸也。遂啟戶驅之出。馬被逐。不勝悲楚。徬徨於森林中。冀得一處以蔽風雨。忽有一狐至其前。問曰。吾友。胡爲悲楚若是。馬答曰。唉。主人忘吾數年之功。而憾吾今日之老。不勝役。則放逐之。且謂余曰。使爾強健如獅。則取爾歸。夫吾焉有此強健如獅之一日哉。苟有之。則彼亦不爲此言矣。狐笑曰。爾毋憂。吾當助爾。爾試臥地。伸體若僵。僞爲已死也者。馬從其言。狐遂赴獅所。語獅曰。距此不遠。有一死馬。爾從我往。則

可以得飽餐。獅大悅。立出門。從狐至馬所。狐曰。是地往來者衆。爾不能安食於此。吾告汝一策。吾繫爾於馬尾之上。爾起去。則挽馬以歸。爾乃可徐徐食之矣。獅從其策。於是靜臥以待狐縛。狐出不意。力縛其四足。而繫諸馬尾之上。縛既畢。則叩馬而呼曰。叱叱。速奔。馬遂奔。曳獅而行。獅大哮吼。林鳥皆驚逸。奮全力掙之。終不得脫。而馬則一任其呻吟。奔馳益疾。未幾而抵主人之室。馬曰。主人。獅在此。吾今勝之矣。農人見老馬尚能勝獅。心中亦悔曰。汝仍居此。吾當善飼汝。於是此窮蹙之老馬。得食既豐。遂優逸以終其身云。

倫貝史鐵棍

一工人生一女。貌絕美。聰慧無匹。其父恆以之炫耀於人。一日。其父誇語國王。謂女能纒縲而成金。王性固好貨。聞之。貪念大熾。遽命召女至。導往一室。室中積縲甚多。王與以紡軸一。命之曰。未晨而縲皆成金。則獲生。否則不赦。女郎力辭不勝任。弗聽。扃門而去。女遂熒居室中。自傷命薄。悲且泣。俄而門突闢。一小豎貌殊獐。

怪蹇而入。曰：女郎無恙耶？何爲悲泣？女曰：噫！王命吾繅纈而成金，吾不知所措，故悲泣。豎曰：苟吾能代爲之，子將何以報我？女曰：以我項環贈汝。豎聞言，卽就坐紡軸之側，意殊自得。軸輪才數旋，則功已竟。蓋纈皆成金矣。王入見之，乃大驚喜。然王所欲甚奢，仍幽女不釋，且督令更爲之。女又不知所措，獨坐而泣。未幾，豎又啓戶而入，問曰：子奚以餽我？我當更爲子執役。女曰：指環。豎得指環，則又搖輪而紡。翌晨，功皆畢。王見滿室燦燦皆黃金，不勝喜悅。然其貪心仍未饜，遂導女人一高大之室，積纈尤多。曰：今夕俱紡之，成金則册爾爲后。王去，豎又至，曰：今已第三次矣。子更將何以餽我？女曰：吾已無長物，奈何？豎曰：然則爾爲后後，必以初媿之嬰與我，其許之乎？女圖維曰：此必不可，特欲求其執役，無可如何。遂允其請。於是豎又爲之執役。翌日，王見之，始躊躇滿志，遂妻之。於是此工人之女，竟爲王后。未幾，誕一皇嗣。后初甚欣喜，蓋已忘其前日之諾矣。一日，豎忽至，向后索嬰。后至此，則又大戚，願獻其舉國之財，以贖其子，弗獲。后涕淚盈頤，哀懇良久，豎色始稍霽，曰：

吾今予若三日之限。三日之中。爾苟能舉吾名者。則留若雛。后徹夜不寐。窮索平日所聞之異名。更勅使者四出。遍訪國中奇僻之人名。翌日豎至。后乃歷舉帖墨臺、明社敏、冉理邈、諸名。凡所聞所知。無不畢舉。豎則一一答曰。非吾名也。后大窘。第二日則舉素所聞滑稽之稱。如攀足降背曲脰之類。顧此侏小之豎。則又一一答曰。非吾名也。至第三日。一使者返曰。臣祇聞一名。昨日偶登高阜。見森林灌木中。有無數狐兔。正相聚語。旁有一小廬。廬前烈火方舉。一豎翹足繞火。高舞而歌曰。麥酒釀成麩。黎焙庭前歌舞客。筵開吾名倫貝史鐵根。寄語女郎莫漫猜。后聞之。喜極而躍。比豎至。問曰。后。吾名何歟。后故問曰。約翰乎。曰否。湯默乎。曰否。然則非倫貝史鐵根乎。豎大呼曰。是必彼妖語之。是必彼妖語之。怒甚頓足。足陷地甚深。乃以雙手拔足而出之。奪門疾竄去。後不復至。

鵝女

一王后年事已高。國王薨後。僅遺一公主。風貌絕佳。既長。占鳳於遠方。一王子。比

及婚期。公主摒擋行具。將適其國。后愛女甚。賜奩無算。凡金銀寶玩及一切服御之品。罔不具備。此外又賜以美婢一名。命侍公主往。二人各乘一馬。公主之馬曰。蕩祿達。殊神駿。且能作人語。臨別。后又持小刀割髮一握。貽其女曰。吾女謹藏之。道中可以厭魔。母女乃悽然道別。公主藏髮於懷。上馬而行。一日。二人跨馬抵一溪畔。公主渴甚。語婢曰。子盍下馬。取金爵汲水於溪。以供吾飲。婢曰。否。子渴則子自下馬。伏於水濱而飲之。吾安能爲汝汲者。蓋此婢非他。實一魔也。公主聞之。噤口不敢答。遂下馬踞於溪旁而飲之。心中悲怨殊甚。莫可如何。乃低聲泣曰。嗟乎。吾傷何如矣。懷中髮忽答之曰。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公主爲人溫雅而巽懦。故一語不及婢之無禮。仍上馬行。二人並馳道上。天方炎暑。無何。公主復渴甚。至一河。公主已忘其婢之出言不遜。仍謂之曰。請下馬汲水於金爵。以供我飲。婢答語益驕縱。直謂之曰。子欲飲則自飲耳。吾不復爲汝婢矣。公主下馬伏地。注目於奔湍之中。哭而言曰。嗟乎。吾傷何如矣。髮又答曰。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公主

方俯飲。而懷中之髮忽下墮。逐流而去。公主悽惻未定。故未之見。婢見之。大悅。蓋髮者鎮魔之寶。是寶既亡。而公主在其掌握中矣。故公主飲訖。將上萇祿達。婢卽曰。吾欲乘萇祿達。若乘吾馬可矣。公主不敢不讓馬。未幾。又脫公主之袍。而以己所衣敗褐易之。計途旣近。婢又威脅公主曰。今吾爲公主。若爲婢。抵彼國後。苟以其事告人者。則必殺汝。公主不敢不諾。斯時旁無他人。此情此景。惟萇祿達實盡見之。於是婢乘萇祿達。而公主乘婢之馬。加鞭更進。瞬息而抵王宮。滿朝臣民。見之皆大悅。王子飛奔出迎。擁婢下馬。以爲此乃其真婦也。相將登樓。居之繡閣。而眞公主則留居於庭外。此時王適臨窗而望。見公主神致秀麗。絕不類侍婢。乃入問新婦。此同來之人爲誰。而令獨立於空庭之中。新婦曰。彼侍婢耳。吾挈之來。道中恃以爲伴。今無需彼。盍督之操作。毋令疏懈。王沈吟有間。不得位置之策。旣而曰。可令往佐一廝養卒。爲我飼鵝。公主遂與廝養卒曰郭橐鏗者。共執飼鵝之役。踰數日。僞新婦忽謂王子曰。夫子。賤妾有一事。幸乞見允。王子曰。試言之。吾必允。

汝。新婦曰。命屠夫割吾馬之頭。此馬太狂暴。吾在道中。幾受其害。實則新婦恐第
祿達作人語。以其僞冒公主事告人耳。新婦之言一出。而忠義之第祿達。遂見殺。
眞公主聞之。爲之淚下。懇屠夫懸其首於城門。俾得朝夕出入。一憑弔之。屠夫果
從公主之請。割其首而懸之城門。翌日侵晨。公主偕郭橐鏗出。仰視馬首。嗚咽而
呼曰。好馬爾頭懸。頭忽答曰。新婦爾流離。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二人驅鵝出
城。至於野次。公主坐於溪岸之側。披髮梳掠。髮爛白若銀。掩映朝暎。光耀射人
目。郭橐鏗見之。大喜奔至。欲拔數莖。公主大呼曰。微風吹。微風吹。風吹童帽落。童
兒遙相隨。吹重千山并萬壑。銀髮上頭君始歸。果爾山風倏至。吹落郭橐鏗之帽。
越嶺而飛。郭橐鏗逐之。迨返。則公主梳掠已畢。髮已盤髻於頭矣。郭橐鏗大不懌。
懊懷見於顏色。及晚。驅鵝而歸。翌晨。二人復出。公主仍憑弔第祿達之頭。頭答語
如前。俄而驅鵝至野次。公主復坐岸旁。梳掠其髮。郭橐鏗又奔至。欲拔之。公主疾
呼曰。微風吹。微風吹。風吹童帽落。童兒遙相隨。吹過千山并萬壑。銀髮上頭君始

歸。於是風至。吹童帽如故。童奔逐如故。比返。則公主梳掠又竟。髮依然無恙。及夕而歸。郭橐鏗赴王所。愬之曰。吾不欲與女郎牧鵝。王曰。何故。曰。彼無所事事。則竟日以我爲戲。王曰。彼若何。爾試言之。郭橐鏗遂一一具告。王異之。命郭橐鏗明日仍偕女出牧。而已將潛躡二人後。以覘其異。是晨。二人驅鵝而出。王匿於城門之側。備聞公主及蒨祿達問答之詞。旣而抵郊外。公主席地坐。披髮而歌。山風倏至。郭橐鏗帽落。追逐久之。則公主已盤髮成髻矣。凡所見聞。皆一一如郭橐鏗言。心大怪詫。潛歸宮。二人均不之見。薄暮。公主驅鵝返。王呼之入宮。溫語撫慰。詢以何故如此。女至此。不禁淚流被面。妾不能直陳於陛下。亦不敢告人。否則性命且不保。王追問益力。公主不能隱。乃盡舉往事以語王。王聞言。矜恤備至。立命賜宮袍披之。一時錦衣繡履。公主之風儀。益光豔射目。王亦聳肩凝視。讚羨不已。卽召王子至。語以所娶之僞婦。乃一侍婢。此蓋其眞婦也。王子一見公主之姿容。亦大歡悅。不遑作他語。立命治宴。大饗朝士。新郎上坐。新婦坐其側。朝士驟見公主。皆

不之識。但覺寶帶香襦。神光離合。天仙化人不啻也。王於是一舉其事。語之座客。正言時。僞新婦冉冉至。王乃佯問之曰。今有一僞冒王后之人。將以何法懲治其罪。僞新婦曰。此易易耳。試製一甕。甕中遍植以鋒利之釘。推囚入。駕以二馬。使挽之。巡遊市衢。其人必死。王曰。然則卿卽其人也。卿作法自斃矣。誠如卿言。請君入甕。於是此年幼之王。子卽王也卽日與眞公主結婚。後夫婦登極。享國甚久云。

忠義約翰

一國王高年寢疾。迨彌留時。顧左右曰。速呼忠義約翰至。約翰者。王侍也。王特寵愛之。以其一生事主。誠篤無貳。故呼之爲忠義約翰云。俄而約翰至榻次。王曰。吾之忠義約翰乎。吾祿盡矣。他無足念。惟念太子年稚。宜有人以輔佐之。吾意能不負此託孤之重任者。惟子而已。倘子以太子愚頑。而不願爲之輔佐。則寡人死不瞑目矣。約翰對曰。臣烏忍輕棄太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一身弗敢恤也。王曰。寡人可以死矣。旣死之後。子宜導太子游覽全宮。凡崇樓傑殿。及珍寶庫藏之屬。

可一一示之。惟有一殿不可輕啓。以殿內懸金穩公主之小像。太子見之。恐彼以此而召禍。卿其慎之。忠義約翰謹聽命。於是王倚首於枕而逝。太子卽位。忠義約翰遂告新君。以易簀時之顧命。且曰。臣必自踐其言。此心耿耿。新舊不渝。今之事陛下。猶事先王也。一身所弗敢恤。王亦泣曰。卿之忠義。寡人不敢忘。旣終喪。忠義約翰謂王曰。今可以一觀先王之遺業矣。臣當導陛下游覽全宮。於是約翰前導。王從之。一一觀覽其宮室寶器之盛。惟不及一殿。殿中卽懸金穩公主小像之處。故約翰不敢啓。遵先王遺命也。此像繪法精妙。栩栩欲活。而傾國傾城。見者輒爲之顛倒。蓋舉世無有能及其韻逸者。是冲齡之新君。見約翰恆過其門而不入。乃問曰。卿胡爲不啓此殿。約翰曰。此中有物。恐驚陛下。故不敢啓。王曰。寡人觀覽全宮。詎能獨遺此殿。且中有何物。吾必啓而一覘之。言時。卽欲排闥入。忠義約翰急止之曰。先君未沒。臣已有言。不敢以殿中之物示陛下。蓋臣所以慎之者。懼陷陛下與臣於大難也。王曰。卿不使寡人一觀此殿。則滋疑不釋。寡人且日夜不安。卿

必啓之。忠義約翰見王意已決。力諫不能止。於是怏怏取一鑰。前啓殿門。約翰先入。介於王及小像之間而立。冀王不之見。顧王乃引頸而望。驟見約翰之肩外懸一美人小影。神采四射。絕世無雙。不覺魂魄爲之顛倒。喜極而暈。忠義約翰急抱之出。臥諸牀上。滿懷焦慮。切切自維曰。禍果降矣。天乎。吾將奈何。少頃。王蘇。卽啓口問曰。是誰氏之像。忠義約翰曰。此金穩公主之像也。王乃曰。吾愛是女。至深且摯。造於極巔。縱殺一身以求之。亦所弗恤。卿寡人之摯友也。其必爲我圖謀之。約翰沈吟良久。計無所出。厥後乃語王曰。臣聞此女性好黃金。凡彼室中几案杯匱。及一切之御用品。皆以金爲之。今陛下庫中貯金甚富。使鎔鑄而成各色玩器。及種種珍禽異獸之類。齎往以獻於公主。則惟陛下之福。是視。王乃下令大募國中冶工。窮日夜爲之。諸物旣備。載之登舟。王與忠義約翰俱衣賈人之衣。僞爲商販也者。相將泛櫂於海。未幾。遂抵金穩大王之國。纜舟於岸。忠義約翰請王姑留舟中俟之。曰。是行也。臣或能將公主以歸。而舟中則宜預爲整備。凡金銀寶玩之屬。

必一一陳設鋪張。使全舟絢麗生色。約翰語次。卽擇各式金貨之一。寘諸筐中。提攜登岸。旣抵王宮。則見一婉麗之女郎。方立池畔。手提金盆出汲。黃金碧波。兩相輝映。俄而迴頭見客。便問爲誰。約翰趨前謂曰。吾賈人也。特齎物求售。言時啓筐示之。女失聲呼曰。噫。美哉爾物。因一一取而觀玩。不忍釋手。曰。此不可不使公主見之。彼夙昔愛此種物。或盡沽之矣。乃導約翰入宮。蓋是女郎公主侍婢之一也。公主一見卽大悅曰。奇麗若此。亦云至矣。吾必盡沽之。約翰曰。臣不過富商之一傭耳。此區區者。以視彼舟中所有。則直無物矣。舟中所積金銀瑰麗之器物。殆如邱陵。誠不可以更僕數。公主欲命之盡運於岸上。約翰曰。是非累日不能盡。且繁富若是。雖高邸大宅之中。列屋數百。尙恐不足以度之。公主聞言。益怦怦然欲一覩爲快。遂謂約翰曰。盍導吾登舟。吾將親蒞以觀之。約翰欣然導公主往。王見之。狂喜。胸膈間物。直將躍躍而出。力制之。始稍稍恬靜。公主旣下。王引之入艙。忠義約翰與舵師立於後。卽時啟旋。轉瞬之間。舟已悠悠出海矣。王出金貨。一一示公

主。若盤若盂。若奇禽異獸之類。觀玩良久。公主顧而樂之。初不知舟之出駛也。迨觀覽畢。謝賈人欲歸。至於輪外。則見是舟去國已遠。四顧茫茫大海。一帆如飛。公主驚悚而呼曰。嗟乎。吾乃爲若輩所弄。今其虜矣。豈自今將聽命於浪蕩之賈人。吾毋寧死乎。王亟執公主之手。溫語慰之曰。吾非賈人。亦一王者也。與子同是天涯貴胄。所以設策取子者。則以吾鍾情屬愛於爾身。無計奈何。迫而出此。蓋吾當日曾一覩子之小影。卽至色授魂與。仆地暈絕。亦足見吾愛子之深也。公主聞之。意始少慰。厥後亦漸傾心於王。願爲其婦。時舟方泛於大海之中。忠義約翰居舳後。坐而吹笛。忽有三鴉排空而來。約翰乃輟笛。靜聽其相見作何語。蓋約翰者。固能通鳥聲者也。聞其一日。彼行矣。挾金穩大王之女而去矣。其二曰。否。彼終不能得公主也。其三曰。彼已得之矣。公主不與彼並坐舟中乎。其一日。是鳥足幸。吾知彼歸國之時。必有一馬赤似狐者。奔迓道旁。王乘之。則馬卽騰空而去。而王與公主永無相見之期矣。其二曰。誠然。誠然。然豈不可以救乎。其一日。可。彼馬鞍上橫

插一劍。苟乘馬之人。拔而斬馬。則王可以獲救。然誰則知之。且此拯王之人。必自頂至踵化爲石。其二曰。微特此日。更有進焉者。吾知馬雖死。王乃必喪其新婦。蓋當二人之入宮也。榻上必陳豔服一襲。燦燦若金銀所織。而其實則硫黃瀝青爲之。苟一著身。則烈焰四燔。禍且不測。其三曰。嗟。豈其不可以救乎。其二曰。可。預使一人舉服而投諸火。則王仍獲救。然誰則知之。且此拯王之人。必身化爲石。其一曰。未也。未也。吾所知且不止此。服雖燬。王仍必喪其新婦。蓋二人既成禮。則將開跳舞會。是青年之后。苟一跳舞。則立即面色慘白。倒地若僵。脫斯時無人扶之。刺其胸右。而爲之瀝血三滴者。則后必殞。然誰則知之。苟有知而救之者。其人亦必化爲石。鴉語畢。遂各鼓翻而去。忠義約翰盡聞之。心悒悒不樂。又不敢以其事語王。蓋既告之。則必舍生以救主矣。厥後乃自語曰。殺身成仁。吾不可不救。主以踐吾信。既返國。果一一如鴉言。一赤駿奔躍而至。王曰。試觀之。彼來載朕還宮矣。方欲登騎。忠義約翰突躍出其前。拔劍斬馬。左右近侍之妬忠義約翰者。咸

呼曰。此神駿也。固將載吾王以返宮。約翰奈何擅殺之。王曰。聽之。彼吾之忠義約翰也。彼所以爲此者。或有深意存焉。而若曹不之知耳。旣而入一殿。中有榻。榻上陳豔服一襲。燦爛若金銀。王將取服。忠義約翰遽前奪之。投諸火。近侍又懟之曰。試觀之。彼燬婚服矣。王又曰。聽之。是必有故。彼吾忠義之僕約翰也。婚筵旣開。舞始作。后亦入舞。忠義約翰防範甚周。忽覩后面色慘白。旋踣於地。若已死者。急趨而扶之起。臥諸榻上。刺其胸右。瀝血三滴。后始蘇。王見之。不識忠義約翰之用意。怒其專橫。遽命下之獄。翌晨。獄卒引忠義約翰出。立於縊架之上。約翰請曰。願進一言而死。王曰。姑徇若請。約翰曰。臣一生忠誠自矢。今乃以是罪臣。冤矣。遂告王以海上鴉語。凡諸所爲。皆出於救主之心。王大呼曰。噫。吾之無上忠義約翰也。速宥之。速宥之。語未畢。而忠義約翰已仆地氣絕。立化爲石。王及后皆弔之。王曰。嗟乎。朕之所以報忠臣者。亦太酷矣。遂命舁此石像。置諸王寢殿之中。倚牀而峙。王晨夕觀像而泣曰。吾之忠義約翰。將何以使汝復生乎。踰數年。后舉二子。均漸長。

成。一日后赴禮拜堂。二子與其父共處。相撲爲戲。王又視石像歛歛而言曰。忠義約翰。朕將何以使汝復生乎。石忽答曰。王欲使臣復生。亦殊易易。惟須王割愛耳。王曰。寡人願盡棄浮世之所有。以之贖汝。石曰。然則請割二童之頭。而灑其血於像。則臣可生矣。王大震。惟念忠義約翰爲己殺身。不可不救。遂起拔劍。斬二童之頭。灑血石像。而忠義約翰果甦。立於王前曰。王至誠格天矣。而一轉睫間。則見二童復起。躍酣嬉。若無事者。王益不勝狂喜。俄而后至。王欲試之。匿約翰及二童於複室。后至王前。王問曰。卿赴禮拜堂祈禱乎。后曰。然。妾念忠義約翰之誠。固無日不往祈禱也。王曰。賢哉卿也。朕欲使約翰生。惟不能不使二孩死。無已。其舍孩而取約翰乎。后聞之。面色蒼白。體顫心驚。然仍強自抑制。答曰。可以彼之大忠大信。吾儕無一不受其賜。固當救之。王見后意與己正同。乃入複室。挈二孩及忠義約翰出。曰。敬謝上帝。義僕重生。二童亦獲慶不死。遂語后以往事。於是彼此相視大喜。各感誦上帝不置云。

商務印書館

最近

出版

新譯小說

歐美名家
小說
蟹蓮郡主傳

二册 定價九角

書敘十八世紀法國革命黨謀刺攝政王事。革黨黨員某。於王有不反兵之仇。而於蟹蓮郡主有嚙臂之好。即受黨魁派遣之刺客也。蟹蓮郡主者。攝政王外婦之私生女。自幼寄居尼庵。初不自知為貴胄者也。而蟹蓮郡主之母。即刺客之兄之情人。被奪於攝政王者也。事迹參互錯綜。文字深入顯出。又得譯者以史漢之筆行之。倍覺出色。

林紓譯

歷史小說

西班牙宮闈瑣語

一册 二角

書為西班牙
主歐里亞所撰。

蓋自敘其一身小史者。二十年前。西班牙國家多故。自專制而立憲。立憲而共和。共和而君主。政界風雲。白衣蒼狗。革命之際。皇族流離瑣尾。以與法國貴族有姻婭。因避亂巴黎。求庇他人宇下。直至今王亞方朔即位。始得重觀故國山河。郡主。亞方朔之妹也。以辛苦艱難備嘗之故。因富有平等自由思想。所敘宮庭中繁文縟節。雅有皮裏陽秋。

歐里亞者。亦吾國德琳郡主之流亞也。